

### 第三篇

## 大西北，那片厚重的黄土地

从一篇来稿中，看到了一幅精美的民间工艺图片：庆阳蛙枕。那构图，那造型，尤其是它蕴涵的古朴色彩和浓郁的民俗韵味，引起了我的兴趣。

庆阳，在哪儿呢？

2002年10月，我同妹妹谭竹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从重庆出发，穿越巴山汉水，越八百里秦川，到达西安千年古城。

出古城，再向西北。

暮日西沉，群山落红万点。

汽车出咸阳，迎大西北深秋阵阵凉风，驰向庆阳。

斜斜长长的甘肃省，在最东端突然向北一翘，铺出一大片形似海棠叶的土地。那片土地，就是古属雍州的陇东，现占地二万七千二百平方公里的庆阳。

那是大西北一块厚重的黄土地，躺卧在陕、甘、宁三省的怀抱中。想象里，塞外孤笛，黄沙千里，忽喇喇，大风从坡上刮过，天地苍寒……

在那沟壑纵横闭塞荒寂的黄土上，怎么生长出了如此丰灿多姿的民间艺术？

直到踏上据说是世界上黄土最厚的山顶大平原——庆阳董志塬，我才知道，这块厚重的土地，拥有华夏最悠远、最古老、最灿烂的文明和文化。



这儿，是传说中的伏羲、女娲、轩辕、炎帝、黄帝的故乡。

这儿，出土了黄河古象化石和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遗存。

这儿，是中华农业最早的发祥地之一，积淀着厚厚的农耕文化。4000多年前，夏朝的稷官（农业大臣）周人不远千里西奔来到庆阳，教民（当时主要为戎狄人）进行农业种植。如今，在庆阳城外的

东山顶上，仍存留有祭祀农耕始祖周祖的庙宇——周祖陵。

这儿，存留有历代石刻、佛塔、石窟。建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的北石窟至今仍完整地刻印在茹河和浦河交汇的山川。

在这片沉甸甸的黄土地上，有数千年前的萧关古道，有历经沧桑的万里长城，有星星点点的烽燧台残遗，有公刘古庙、宋代砖塔、有汉、回、满、藏等12个民族。

还有，作为中原大地的西北屏障，作为秦皇汉唐的“卧榻之侧”，作为直扑关中逐鹿中原的虎踞龙盘之地，它数千年来屡惹兵家刀枪争鸣。

秦穆王铁马金戈，横扫戎狄人义渠国；汉将军旌旗猎猎，踏黄土，征匈奴；隋兵唐将宋元帅，塞外西风骏马，城头刀枪剑戟，短笛长号，血雨腥风，降突厥、攻吐蕃、讨金夏，烽火狼烟，兴衰沧桑，直至“二万五千里长征”，边区升起一轮“血红的太阳”……

这一片古老厚重的黄土地啊！

走入它的怀抱，穿过迷蒙的历史云烟，踏着厚厚的文明积淀，在一个个农家庭院，一个个窑洞炕头，用整个身心，触摸与感受农耕文明残留的温润与悲凉。



建于北魏永平二年的北石窟



大西北一块厚重的黄土地（摄于环县）

## 一，美艳的庆阳香包

在庆阳行走，无论是街头商店还是乡下农家，到处可见色彩缤纷、千姿百态的香包：凤灯、鱼灯、龙灯、绣球、蝴蝶串、福寿娃、十二属相系列等等。庆阳，真是一个香包的世界！

庆阳香包的起源有几种说法，其中之一是：以前人们在野外住宿，为防止毒蛇叮咬，把中草药用树叶包起来放在身边，起驱虫的作用。后来改用布和丝绸，慢慢成为一种装饰物、吉祥物。

香包不仅美，而且还香。香包里可装填中药和香料，既有香味，又可保健。

香包在庆阳有悠远的历史，主要是因为庆阳有着浓郁的农耕文化习俗。农耕文化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男耕女织。女人们除完成织布缝衣外，还做一些工艺品来点缀生活，联络感情，香包也就由此而生并广为流传。

这些香包给人以原始生命的壮美感，浸透着古代哲学的神秘色彩，内容无所不包，多以人类早期的多种崇拜和原始图腾为主题。

很多香包都有一个隐喻，如莲花、荷花、牡丹、梅花喻意女性，登梅的喜鹊、采花的蜜蜂隐喻男性，松鹤象征长寿，石榴象征多子，双鱼、双蝶则象征着两性相爱。

庆阳香包含有浓郁的民俗和传统文化，比如“五毒青蛙”，是把蝎子、蜈蚣、虻蜂、蛾绣在青蛙身上，让小儿佩戴，取以毒攻毒之意，以保孩儿百毒不侵。“细水长流”的香包，里面是竹子，外面丝线裹缠，用针挑起。这种香包多是婆婆送给儿媳妇，意为过日子要节俭，要细水长流。有一种叫做“水火济既卦”香包，外面四条鱼代表四方，圆代表天圆，中间是一只凤，凤身是变形的八卦。



蝴蝶扑瓜香包

最有趣的是“蝴蝶扑瓜”的故事。传说有一个新媳妇长得很漂亮，公公起了邪念，新媳妇很为难，左思右想，想到了香包。她做了一个蝴蝶扑瓜的香包送给公公，让他猜其中的含意，说猜到就依他，否则就死了心，不要再去纠缠。公公左猜右猜，一直猜不出来，只好作罢。原来这个香包的意思是：小瓜才有花，引得蝴蝶扑，老瓜已经没有花了，不会引来蝴蝶了。言下之意：你太老啦，我对你没兴趣！

这些内涵丰富、制作精美的香包全出自农村妇女之手。这些妇女，还有她们的母亲、母亲的母亲，大多没有文化，更没有高深丰厚的美术美学功底，她们是怎么创



赠给情人的香包



作出这些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的呢？想必是朝夕相处的大自然，是这块这积沉着数千年厚重文化的土地，赋予了她们这样的天资才情。

庆阳西峰市从1991年起，每年端午节都举办香包节，不少专家学者、民俗爱好者都来参加。相对其他“色彩黯然”、后继乏人的民间传统艺术而言，香包“香”味仍浓。

不过，在丰灿华美的光鲜下，我看到了它内在“香气”的暗暗变异。这种感觉，在我们走访了著名香包艺人贺梅英后，更是强烈。



## 二，奶奶，您染制的那根五彩丝线，不会褪色吧？

前往贺梅英的家是在一个下着大雨的晚上，我们又冻又饿又迷了路，待找到她家，已是心灰意懒，疲惫不堪。

然而，一进她家门，眼前一亮，精神大振——柔和的灯光下，各种鲜艳生动的手工刺绣品饰满了整个房间！

墙上挂的，是贺梅英做的香包挂件，一红一蓝两只凤凰飞在牡丹上面，鸟儿展翅欲飞，花儿宛若怒放。桌上放的，是一碗为别人祝寿做的寿桃，碗和碗中水果都用丝绸做成，金黄、桃红、深紫、翠绿，加上丝绸的反光，有一种流光溢彩的感觉。小孙女手里提拎着的，是一串立体香包“老鼠偷葡萄”，墨绿的叶子上一串紫红的葡萄，一只白色的小老鼠贼头贼脑地躲在旁边，非常生动。



贺梅英做的寿桃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一幅刺绣《牡丹绣春图》，大红的底子上用五彩的丝线绣出一幅对联和中间一个大大的寿字，每个字细看都是由一朵朵牡丹花图案构成。独特的设计，精致的做工，艳丽的色彩搭配，让人眼前一亮，感觉满室生辉，光彩夺目。

在西安街头，曾看到不少香包出售，当时觉得不错，忍不住买了好几个。到庆阳西峰后，一家香包专卖店里的缤纷色彩让我觉得西安街头的那些香包都是垃圾，忍不住又购买了当地真正的特产。但是，待看到贺梅英的作品，我顿时又觉得那些“真正的特产”索然无味！



这时，我才明白，真正的精品是在民间艺人的室内，它绝不会出现在街上的橱窗。

贺梅英是一个从没进过学堂、更没有学过一天美术的农家妇女，她是怎样无师自通地学会绘画、配色、制作出这样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呢？

她告诉我们，她从小就非常喜欢大自然，发自内心地热爱大自然的一切。因着这热爱，她细心观察每一片叶子的形状，每一朵花的色彩，每一种动物的模样，然后一针一线细细地绣绘。庆阳香包之所以深受人们喜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源远流长的陇东刺绣。

说着，她女儿计清捧出一双刺绣鞋垫，说是她妈妈当年送给她的嫁妆。我们一看那鞋垫，立刻后悔在香包店里“抢购”的那些鞋垫了。这双鞋垫细细密密几乎看不见任何线条，即便一只小蚂蚱，也密密麻麻扎了千针万线。而且，一只小蚂蚱用了好几种丝线来过渡，深浅不一的绿，使那只蚂蚱看起来活灵活现，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流逝，也仍然仿佛要从鞋垫上蹦起来一样。



贺梅英做的鞋垫



贺梅英送给我的葫芦香包

站在世界上最厚重的黄土地上，手捧蕴含丰彩民俗的佳作，不禁对那些朴实的艺人由衷赞叹，对华夏古老文明心生崇敬。

要做出精细的手工品，仅有热爱是不够的，还要有天赋。贺梅英无疑是一个有天赋的人，见什么随手画下来像什么。很早她的女红就远近闻名，当地姑娘出嫁都来求她做嫁妆，周围邻居也把她做的针线活视为珍藏。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她绣品的魅力。曾经有个亲戚要求人办事，向她要了一付鞋垫当礼物。那人边走边看，越看越爱，越看越舍不得送人，结果半路折回去，把鞋垫据为己有。

贺梅英作品的精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所有刺绣的丝线都是她自己制成。她自己养蚕、抽丝、织线、染色。她做的丝

线可以在同一根线上染出几种深浅不一的颜色，这样的线是买不到的。苏绣的线虽然有六百多种色，但比较洋气，不能表现古朴的味道。

听了她的介绍，再看桌上的作品，不禁感叹：仅一针一线地刺绣就够麻烦了，还要养蚕、抽丝(几十根丝才能做一根线)、织线、染色……贺梅英哪来的这种耐心？

而且，做完之后往往拱手送人！

多年来贺梅英一直为别人免费制作，别人捧走她的心血，留下一些赞美的话——女儿说妈妈一生都是在赞美声中度过的。直到1996年，贺梅英才开始卖一些作品。我们问她：“别人拿走或买走作品你舍得吗？”她叹一声：“当然舍不得。”

因为，她的作品都是精心制作，从不为了钱而粗制滥造。

对她来说，最大的回报既不是金钱也不是赞美，而是获得一份内心的宁静，就像她朴实的话所说的：做这个啥都不想了。

如今贺梅英的艺术创作已得到社会承认，其作品多次在香包艺术节、刺绣大赛上获得一等奖。她把西峰市的香包刺绣带上了一个新台阶，一个高层次。

眼下贺梅英年事已高，渐渐力不从心，好在她的女儿和孙女都有志于传承她的手艺。女儿计清和母亲合作过不少作品，《牡丹绣春图》就是她设计的。采访时，祖孙三代在灯下谈论手工，亲情浓浓，和睦温馨，让人羡慕不已。



香包艺人贺梅英一家三代

但是，计清认为自己不能像母亲那样在心灵上细微独特地感受，母亲的一些境界她难以企及。这也许不是她的错，而是现实的原因。她们一家已搬到城市来生活，远离了大自然，她无法像母亲一样与土地朝夕相处。真正的民间工艺，是离不开土地的，远离大自然，不仅是民间手艺人的不幸，也是我们人类的悲哀。

眼下，急功近利的人们绝不会再像贺梅英一样抽丝剥茧、一针一线细细绣下对自然的热爱，更难拥有她那宁静、朴实无华的心态。市场化带来了粗制滥造，为赚钱而生产的香包里再也不会饱含艺人的深情和心血。为内心的热爱和心境的宁静而刺绣的“农耕时代”无可奈何地逝去了。

不过，贺梅英十三岁的孙女张馨文，深为母亲和外婆的技艺倾倒，立志要继承家传，并且有更大的志向——要把它介绍到国外去。

张馨文是一个恬静而聪颖的小姑娘，望着她纯真秀气的眼睛，心里默默祝愿——愿奶奶染制的那根五彩丝线，在她手里不会褪色。

### 三、荒寒的皮影之乡

到了庆阳西峰之后，才得知在庆阳地区最北端的环县，有极其古老的皮影戏，环县，也被称作“皮影之乡”。



一路颠簸，在黄昏时赶到这个高原深处的小县城。

环县在陕、甘、宁三省的交界处，属陇东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近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有大小沟道17000多条，大小残塬500多块。这儿显然呈现出地荒天远的景象，整个县城只有一条街，几乎全是平房，连县政府的文化局也只是一间陈旧的平房，一出县城（很容易就走出去），便觉天地苍茫，难见人踪。

可是，就在这似乎远离“文明”的黄土高原深处，在那深深浅浅起起伏伏曲曲折折的沟壑崩梁之中，星星点点的晃动着一一种古老的“影子”——著名的环县道情皮影。



一出县城，便觉天地苍茫，难见人踪

皮影相传起源于西汉。汉武帝刘彻的宠妃李夫人仙逝，武帝悲思不已。方士齐人少翁为武帝排忧解难，精心剪刻了李夫人的画像，晚上在一顶方帐中点起灯烛，映出宛如其人的影子。武帝在另一帐中远远地望去，李夫人摇曳生姿，栩栩如生。



环县清代皮影《三顾茅庐》





雕镂精细造型生动色彩华美的环县皮影《皇帝出巡》局部

后来，官中“秘方”渐渐传到民间，产生了皮影戏。皮影用驴皮、牛皮或羊皮等制作，手工雕镂，有花草、飞禽走兽、亭台楼阁、神仙鬼怪等等。用皮影来演戏（亦称灯影戏），是中国民间文艺中的一朵珍奇秀美的奇葩。到宋代，皮影戏已成为一种普及的艺术和娱乐形式。明清两代，皮影戏广为流传，并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众多流派。

环县皮影戏源于明末清初，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它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其唱腔与众不同，称为道情。因此环县皮影被称为“道情皮影”。相传这一特色来自环县一座著名的道教寺庙——兴隆山。



兴隆山残存的寺庙

兴隆山在环县的东北边缘，与陕西的定边县和宁夏的盐源县交邻。那儿距环县县城50多公里，有长长的一段黄泥土路。我们到环县时，没料到才十月下旬，便迎上一场大雪。山峦银装素裹，司机拒绝上路。幸亏黄土高坡吸水快，艳阳

一照，雪融冰消，泥土变硬，于是第三天，得以上路前往“道情皮影”的发源地。

汽车一路向北，经洪德乡，耿湾乡，四合原乡，越走越偏僻，越走越荒寒。大西北的粗犷、苍凉、凝重、空寂、悲壮，挟天地间一股奇特的凄美，势不可挡地扑面而来，不禁想起唐朝岑参的诗句“凉风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



注视杳无人踪的寂静沟壑

抵达兴隆山，登高临远，但见千沟万壑，平沙万里，塞北冷风从苍远辽阔的梁峁岭塬处呼啸而来，令人生出一股悲凉豪气和历史感怀。

建于明清两朝的一座座道庙沿山梁拾阶而上，直抵1774米的主峰。寺庙呈清一色的土灰色，低矮而衰败，四周不见一个人踪，呼啸山风是天地间唯一的声音。凝视苍穹下那一群沉默孤寂的寺庙，仿佛地老天荒时光倒流，同时，隐

隐地感到，那一座座颓败落魄的土庙饱含着不为人知的祖先的故事和岁月的沧桑。

环县皮影独特的道情唱腔，便是从这儿发源。

想当年，72座寺庙香火袅袅，渔鼓声声，众道士们居高远眺，“鸡鸣听三省，鼓板敲四方，”一边传道，一边念唱。皮影艺人们“近朱者赤”，受道士们传唱的影响，其唱腔变得与众不同，形成了有着独特个性与极高艺术价值的地方音乐——道情唱腔。

如今兴隆山诸大山头上，只有一个64岁的老道人，守十几间新近勉强恢复的小寺庙。我问起当年寺庙被毁的情景，老道人笑一笑，不愿多说。

但我还是知道了。1967年秋，一群毛主席的红卫兵，不畏路途艰辛（那时还没有公路），爬山涉水来到这儿，以砸烂“旧世界”的革命激情，将72座寺庙彻底摧毁！

我站立在兴隆山最高处那残存的“天门”寺庙外，眺望四方杳无人踪的寂静沟壑，心想，历朝历代的战火，都很难烧到这地老天荒的地方，但一场“砸烂旧世界，破除‘封、资、修’”的革命烈火，烧遍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偏远山乡，也焚毁了这72座从明代传下的文化遗产。

环县的皮影艺人都是当地的农民，皮影道具以及娴熟的技艺已成为一种家传产业。其中，有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叫解长春。

解长春（1841—1915）是环县洪德乡河连湾人，在长达60余年的行艺生涯中，他对道情皮影的唱腔、乐器、表演乃至剧本都做了改革和发展。我在县文化馆的皮影展厅里，见到了他传下来的明清两代的皮影。一件件雕镂精细造型生动色彩华美的皮影让我赞叹不已——在这偏远闭塞落后贫寒的西北黄土地上，竟产生了如此丰富、如此美妙的艺术品！博物馆的道全耀老师说，“文革”破“四旧”，民间艺人把皮影箱子埋在地下





环县清代皮影《石榴架》

或藏在山洞里，使一些明清时的珍贵皮影得以保存。县文化馆副馆长王生亮告诉我们，环县有90多付箱子（一个箱子就是一个戏班子），但现在还在活动的只有50多个，据他考察，在全国还有皮影的七、八个县中，环县皮影班子数量第一，所以环县今年被中国民俗学会命名为“皮影之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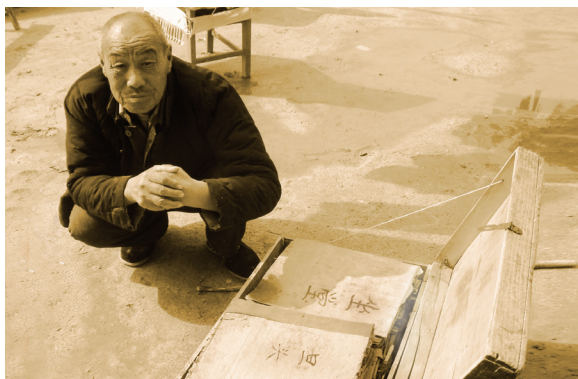
他还说，解长春的第五代孙儿解志林仍在唱戏。

在洪德乡苏家台的一个农家院里，我们叩了解志林的家门。不料，解志林早已到外县打工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妻子见我们一脸失望，心里十分不安，像是欠了我们。她说，她马上去把解志林的父亲找来，并且还愿意去其他村子找几位艺人。

她满面诚恳，眼睛里含着与土地一样质朴淳厚的光。

解志林的父亲解跃来了，这是一位68岁的老人，解长春的曾孙。一见面，老人便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这儿？这么远。”

提到皮影，老人来了劲头，他搬出一个木头旧箱子，打开让我们看里面的唱本和皮影。他说，这箱子是他太爷（解长春）传下来的，到他手里已经是第四代了。“两年前西峰博物馆来人，出2万6千元买这付箱子。我说你出3万6我都不卖。我不能把太爷卖了，太爷要骂的。我们农村人是穷，没钱，但祖宗的东西不能卖。”



他搬出一个木头旧箱子





解跃老人不会皮影戏，他的父亲，父亲的父亲都不会，老人解释说：“太爷演了一辈子，吃够了辛酸。他不准后代学，我们都很听太爷的话，没学。但是，我让儿子学，我对他说，太爷的东西断了三代了，家里摆着这箱子，你还是该学。儿子脑子灵，一上手就会，这才把太爷的东西续上了。”

解跃老人虽不会演，但特别喜欢看，乡下没有电，沟深路远，影子戏是庄稼人的唯一娱乐，两张方桌一摆，小小幕布一支，油灯烛火，渔鼓锣钵，咚咚锵锵，其乐无穷。老人说：“我没念过书，就从影子戏里受教育。唱戏不光是娱乐，也是教育人的事，戏里的好人做啥事，坏人做啥事，清清楚楚。好人有啥结果，坏人有啥报应，也清清楚楚。‘文革’时挑动人和人斗，揭发、诬告，要人做没理的事。我就说，你那个事做不得。‘要看世上理，演戏上去比’，咱们不做那个坏事。我从小看戏，什么《忠孝图》、《九华山》、《孙膑坐洞》……戏里唱‘国有道出的是忠臣良将，家有道才出孝子贤孙……害人之心不能起呀，做人要的是一身正气……’戏看多了，自己把自己教育过来了。告诉你，我活到68岁从来没做过坏事，‘文革’时那么鼓动人揭发批斗我都没说人家一句坏话……”



环县清代皮影《地狱》

下午两点多钟，解志林的妻子总算找来了几位皮影艺人，他们一到，就忙里忙外搭台子支幕布。皮影戏班子通常由五至七人组成，全部行当都放到一口木箱子里，一口箱子

便是一个班子，以往翻山越岭用一头毛驴驮负，所以又叫

“一驴驮”。负责唱腔和操纵皮影的人是班主，其余人分工吹拉敲打和帮腔。前来的班主叫蒋春旭，洪德乡洪德村人。

他十来岁时学唱，已经唱了20多年。蒋春旭说他家四辈人都唱皮影，除了“文革”期间没有中断过。他爷他爹都不认识字，但能凭记忆唱上百部传统戏，什么《朕碑堂》、《石进堂》、《九华山》等等。他

本人对牛皮影子戏很喜欢，可惜，这活儿养不了家，挣钱越来越难。更主要的是，“现代文明”——电线，正翻山越岭伸进一个个偏荒山村，有了电，便会有电视，留给“影子”的地盘便越来越小，看的人也越来越少，愿意学的人更少，年轻人又纷纷外出打工远走高飞了。他是因为祖传，不忍心断在他手里，所以没走。但是，看样子挺不住了，一家人要生活，他已经决定明年外出打工。

另一位艺人胡拯明已经62岁，洪德乡许旗村人。他从小就喜欢这玩意。“文革”时不准演，他便扯开嗓子唱革命样板戏。但是他不打算让子孙再学戏，他说：“演戏养不了家。现在还愿意看戏的大多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年轻人对牛皮影子不感兴趣，他们最想的就是出去打工挣钱。当地没什么副业，好多人人都去了银川，那儿挣钱容易。”

来的艺人中，有一位盲人，叫魏小真，37岁，与班主蒋春旭同一个村，他在班子里吹唢呐，拉四弦琴。其他人搭架子布舞台时，他默默地坐在炕角，怀抱着他的乐器。突然，他举起唢呐，敛气凝神，一口气吹出一串乐音。

我正在看艺人们布舞台，那突然传出的乐音让我浑身一震！

唢呐在我家乡到处可见，我也耳熟能详，可是，我从未领略过这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唢呐声。

那乐音非常感人，与我听过的唢呐声完全不同。它发自一个眼前一片黑暗的盲人人口，一个个音符跳跃激越，但又隐隐感到含有哀婉凄伤。寂静的村庄里乐音显得非常嘹亮豪放，但又让人觉得有些悲壮苍凉。分明感到，那是从一个残疾人内心深处吐出的



一口述说千古事，两手操作百万兵



盲人魏小真

我正在看艺人们布舞台，那突然传出的乐音让我浑身一震！

唢呐在我家乡到处可见，我也耳熟能详，可是，我从未领略过这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唢呐声。

那乐音非常感人，与我听过的唢呐声完全不同。它发自一个眼前一片黑暗的盲人人口，一个个音符跳跃激越，但又隐隐感到含有哀婉凄伤。寂静的村庄里乐音显得非常嘹亮豪放，但又让人觉得有些悲壮苍凉。分明感到，那是从一个残疾人内心深处吐出的

乐音，也就是说，他是用心在吹。

我深深感动，情不自禁走上前去。

魏小真虽然目盲，但口词非常清楚，思维也很明晰。他说，他一生下来便双目失明，从来没有见过世界是啥模样。“14岁那年，我跟一个师傅学吹拉，我是个盲人，干不了别的，吹唢呐，感到快乐。大伙（一般五个人）一块出去演戏，精神有寄托，还能挣几个钱。再说，这也是咱环县的传统，我把它继承下去，有意义”。

但是，魏小真现在感到深深的忧虑，一是他外出演戏全靠班主——同村的蒋春旭搀扶，而蒋班主明年要走了。二是他现在靠父母养活。父母年事已高，今后谁来养活他？

正谈话间，台子已经布好，于是各就各位。蒋春旭是班主，班主必须有良好的记忆力，每台戏的唱词烂熟于胸。他端座在幕布正后方，双手各执一个皮影，额前一盏灯，左右细绳上挂满大小皮影，唢呐、锣鼓等安置在他身后。他是这台戏的“领衔主演”，负责演唱，操纵皮影并兼指挥。

皮影戏分文戏和武戏，问我要看哪种，我点了武戏。

一阵紧密的锣鼓之后，万籁俱肃。沉寂中，一个唱腔陡然爆发。

大西北黄土高坡上特有的乐音呐！刹那间将人的情感提升，我顿时觉得身心飞离了这农家小院，眼前仿佛一片苍茫原野，数千年往事猛到心头，旌旗猎猎，狼烟滚滚……

魏小真又吹又拉，还不时击锣，帮腔，全身心地投入演出中。乐声、唱腔，一定是他黑暗世界中的无限光明。



整个戏，我没听懂一句台词，

但那气氛，那唱腔，那乐音，还有几个艺人天衣无缝的配合，让我刻骨铭心地感到一种美——一种祖先千百年流传下来，深深扎根于最敦厚最质朴的土壤中的美。我为这种美所陶醉，更为这种美所感动。

演完后，魏小真扶着蒋班主的肩头，走了。在曲曲折折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上，他们走得很快，看来彼此配合得很默契。夕阳下，我站在村头，久久地注视着他们的背影。

身影越来越小，渐渐消融在暮色苍茫的远方。

明年，蒋春旭将离乡而去，魏小真黑暗中伸出双手，扶在谁的肩头？

另一场演出在耿湾乡的一个窑洞里。没有电，燃起几支蜡烛。（以前是点清油灯，效果最好，但清油成本高，一场戏下来，要好几斤。）

这个班子有5、6个人，班主徐恒芳，耿湾乡人，44岁，继承父业，已经唱了20多



年。他有文化，中学毕业当过10多年小学教师。他听父亲拉四弦琴，觉得很好听，唱词的内容也有意思，能教化人，便开始学。后来他放弃了教书（教书每月25元，出门唱戏每月300元）。出门演出很苦，一挪动就是几十公里，遇到下雨、下雪就更苦。他说他们这行最怕生病，在乡间演出，病了，也得硬撑。同班子的人



窑洞前的皮影班子

就有在演出时撑不住晕倒在地。不过徐班主任说，看到乡亲们喜欢听，他唱得再累都没关系，带给人家快乐他也感到快乐。

可惜，现在喜欢听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他虽然传了儿子，但不准备让孙子学了。

班子里拉四弦琴的徐国礼50岁了，为来演出，一大早就出门，走了四个小时，脚上腿上沾满黄土。他说，他们现在主要跑那些没有通电的村子，演一场平均80元左右，由村子里大伙凑钱，也有一家出钱的。

他搞皮影不完全是为了挣钱，也是娱乐。箱子里有60来个（戏）本子，都是祖宗传下来的，很多都很有教育意义。

说到这儿，旁边吹唢呐的魏文俭接着说，皮影戏包含有很深的传统道德，它劝人向善，尊老爱幼，讲信誉，讲忠诚，善恶忠奸，一清二楚，还有一些表现地狱的戏告诉人们，在世上不做好事，要下地狱受苦。不过魏文俭说，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年轻人都不看皮影戏了，搞皮影的越来越少，他这一辈子打算一直搞下去，但是不要儿子学了，因为前途暗淡。

戏，在窑洞里演唱，这次上演的是文戏。我们坐在炕上观赏，烛灯昏暗，影子摇曳，幕布上映出楼台亭榭，长袖佳人。渔鼓点点，铎锣声声，一个个用牛皮精雕细刻的“生”、“旦”、“净”、“末”、“丑”的皮影人物逐一登场，着了色的皮影半透明，在烛光的映照下影子活灵活现。徐班主任抖擞精神亮开嗓门，虽然仍是听不懂的唱词，但分明感受到旋律开阔优美，节奏自由明快，既高亢明朗又飘逸悠扬，带着浓郁的陇东民歌色彩。剧情到高潮时，鼓锣骤停。沉寂片刻，所有人在班主的统令下，齐声高唱（称为：“嘛簧”——帮腔，这是环县道情的突出特点）。

“嘛簧”极有冲击力和感染力，它仿佛突然把听众的身心带入一个境界，在这个境界中让人体会到一种热血的激荡和情感的升华。它也使我骤然想起故乡的川江号子，纤夫们在陡峭的河壁上与汹涌江水搏斗，哟嗬的号子同高亢的“嘛簧”一样让人感到生命的激昂悲壮，山川的辽阔厚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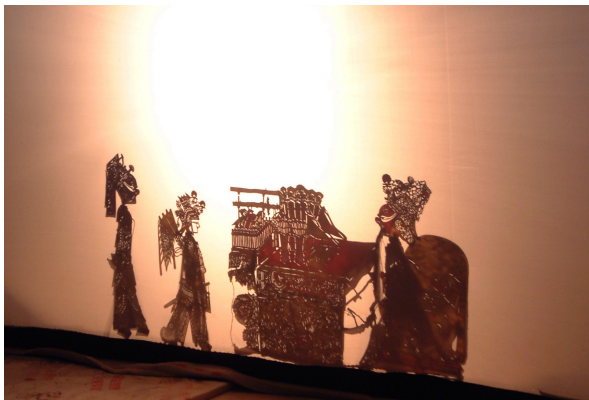
演出结束，我们走出窑洞，日头早已偏西，脚下黄土隐隐透出黄昏的寒凉。艺人们匆匆收拾行头，他们还要赶几十里路。据说，在山坡的山坡的山坡那边，有一个还没有通电的村子，请他们当晚去演一场。

放眼望去，沉寂的、光秃秃的山坡上，一根根电线杆子，势不可挡地竖立在天地间——“现代光明”、彩色电视，正威烈浩荡地向窑洞挺进。

古老的皮影，节节败退，必将声消影灭。

与之一同消失的，会不会是它所承载的那善恶分明的道德文化？

那盏摇曳的清油灯，还会照亮太爷们传下的“影子”吗？



## 四、城乡的剪纸艺人

在中国众多民间工艺中，剪纸，也许是最为流行、最为普及的一种艺术形式。无论是在黄土高原还是在江南水乡，无论是在穷乡僻壤还是在繁华都市，到处可见她精巧秀美的“剪影”，或古朴醇厚，或现代时尚，展示出华夏民族悠远隽永的民族风情与传统古韵。

与濒临灭绝的“珍惜动物”皮影相比，剪纸，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似乎暂时还没有“断后”之忧。看上去这活儿简单，一把剪刀，一张纸，田间炕头一坐，嚓嚓嚓，鸡鸣狗叫之间，作品就出来了。

不需要高深的文化，不需要复杂的“道具”，不需要昂贵的成本。

但是，它需要一股执着专注的情感，需要一种灵慧的审美意趣，尤其需要一颗娴静朴实的心。



庆阳剪纸《人首蛇身》

很难准确地考证这门艺术起源于哪朝哪代，据说是公元六世纪出现，有的说更早，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传下去，如何传下去，把什么“品味”传下去。

陇东的剪纸，无疑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只是，纸很容易被“风”吹走，被“雨”淋毁，所以，无法像青铜陶盆古象化石，埋藏在地下等待出土供人研考。我们在采访时，发现一些民间艺人的剪纸作品，反映了远古的传说、神话、宗教等等。例如，出生在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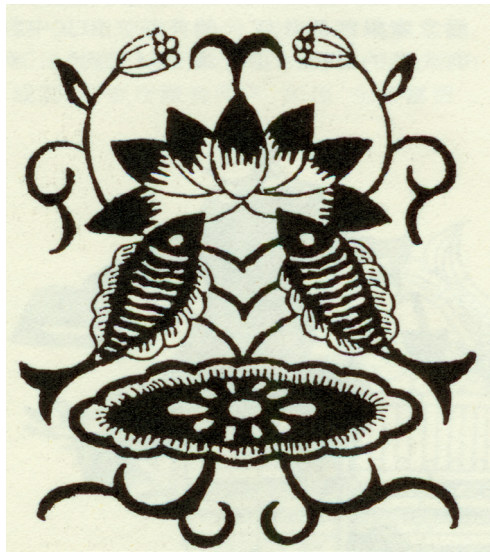


阳合水县何家畔的吉彩琴女士（40岁）曾剪过最原始的太极图。后来，合水县出土了一个6000多年前的陶盆，上面的图案与吉彩琴的剪纸不约而同。庆阳地区群众艺术馆的余振东老人说：“庆阳这块地方，长期交通闭塞，原始文化受冲击很少。祖先遗存的东西多。地下文物有什么，地上的剪纸艺术就有什么。”

吉彩琴想必在乡间得到了来自远古的“真传”。她说，她6、7岁时就跟奶奶学剪纸。是不是她奶奶把从奶奶的奶奶那儿学到的东西传给了她？



表示生殖的“抓髻娃娃”



表示男女欢爱的鱼戏莲剪纸

向当地文化馆了解剪纸艺人，他们首推张玉珍。张玉珍是陇东剪纸艺人中最有名气的人，她头上有一大堆头衔：“理事”、“会员”、“大师”等等。张玉珍1931年生于西峰市董志乡周岭村，13岁开始学习剪纸。她绝对属于“心有灵犀”的那类人，不几年便技压群芳（只是隐在乡间人未识）。

1958年，西北五省（区）美术工作现场会在西峰召开，代表们到乡下参观，在去公社集体食堂吃饭的路上，发现路边一家的窗花剪得特别生动漂亮。这一发现让张玉珍告别了乡土，进入了“政坛”。



政治剪纸“延安作风”

从“政”之后，人们告诉她，不能单纯地剪花鸟，要抓政治。于是，张玉珍的作品从此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有反映大跃进的《棉花南瓜大丰收》、《我会养猪》；有反映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插上董志塬》；有反映老区根据地的《延安作风》、《论持久战》；还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迎毛选五卷的等等。随着一幅幅作品的发表，张玉珍名气越来越大，只是这些作品已经不是她在乡下时的那种创作，而是由专人构思设计好，由她操剪制作。于是，这株土生土长的民间



艺术开始了一个新的生长期——艺术为政治服务。20多年后，张玉珍重新回归民间的乡土味民俗味，又独自创作出一批精品，如《四季孔雀》、《狮子滚绣球》等。

我们到西峰时，这位大师已重病在身，约了几次均不得见，她的女儿贺彩霞接待了我们，她说：“我在剪刻和创意上比母亲强，但在构图、点缀和明暗的处理上不及母亲，母亲是想到什么就能做什么，手随心意，我是想到了做不出来，或者做不到家”。

大师一定有某些天赋，纵有文化也不一定能企及。不过，张玉珍有女儿继承，总是一种欣慰。

马秀珍是一位一辈子呆在  
农村窑洞里的剪纸艺人，今年  
62岁，住在西峰市什社乡聂家  
盘村。

一个雨过天晴的早晨，我  
们租车前往。一路高原秋色，  
风清气爽，云淡天高，景色醉  
人。马秀珍的家在一条沟的边  
缘，一种叫做“地坑院”的窑  
洞里。这儿环境清幽，远离尘  
嚣。一进到坑院，浮躁的心，  
便宁静下来。



马秀珍住的窑洞

马秀珍从12岁开剪，已剪了50多年。她一辈子剪纸，一辈子贫穷。她说，小时候乡村里点胡麻清油灯，父母不准她浪费灯油，晚上早早就灭了灯。她躺在炕上睡不着，满脑子都想剪纸。后来她在另一个窑洞里用砖垒起一个一尺见方的“掩体”把油灯藏在里面，借昏暗的灯光偷着剪。

她属于无师自通的民间艺人，大自然中看到什么便模仿剪什么。作品出来了，有人喜欢便拱手相送。她越剪越精美，喜欢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也就越送越多。

马秀珍剪纸题材很广泛，但她最擅长剪动物。她剪的《虎娃》别具一格，其饰纹与当地出土的仰韶文化类型的文物极其相似，被专家称为“活的地下文物”。她还爱剪鹿。她说：“鹿最善良，也最灵敏，是我们老祖宗的第二个母亲。”（当地传说，王母娘娘派鹿哺育了始祖炎帝）。

马秀珍一辈子生活在乡间古老的文化传统中，也生活在自己纯净的精神世界里，功名利禄离她挂满金黄包谷的坑院很远很远。

不过，去年她“出了一次山”。

西峰市搞了个香包节，有人来把已经颇有名气的她叫到城里去剪纸。她说：“我剪了50多年，才第一次知道这东西还能卖钱，他们拿了一些去，没给钱，给了一个木板板，说是二等奖”。同行的余振东老人告诉我们，有些官场上的人，用人的时候把她叫来，剪完了把作品拿走，不付钱，连她回去的路费都没有。马秀珍是传统观念，别人喜欢就任人拿走，不收钱。

但是，马秀珍今年开始收费了。剪纸，随便给几个钱；帮人画鞋垫，每双收5角。一年不到，嘿，挣了3000多元！（还有许多“白条子”——欠条）。这是马秀珍“从艺”50多年来最丰厚的物质收获。

当然，马秀珍的收获和快乐不在这上面。她说：“我一做这活，啥心都不操了。还有，我觉得给人服务心里快活。”

在农家窑洞里，听到这般平淡无奇的乡音，觉得“文明社会”里的很多语言都空洞苍白。

在马秀珍的窑洞里吃的那一碗玉米饭，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和韵味，它让人隐隐感到我们祖先的生活，唤起了一种莫明的身心温暖和感动。



马秀珍随手剪出的作品

家住庆阳县的安惠琳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她今年38岁，6岁那年在乡下跟母亲学习剪纸，不多久，她青出于蓝，超过了母亲。此外，她还练就了飞针走线的刺绣手艺，成为当地农村影响较大的剪纸和刺绣“双绝”人物。每逢佳节或喜庆之日，当地群众总要向她讨要一些窗花、吉祥图案或女工刺绣。我们到她家里采访，她搬出她的



剪纸和刺绣“双绝”人物安惠琳

一个个踊跃掏银子。一群中国人被这群“老外”吸引，围上来观赏外国人，这又“吸引”了执勤人员，他们冲上来把所有的人都解散。“执勤的说我影响了秩序，引起了混乱，不准卖。我总共只卖了几分钟，卖了50多块钱。”

“双绝”，我们忍不住一下叫起来：太美了！

她告诉我们，她剪、绣了30多年，以前从没想到要靠这门手艺卖钱谋生。“我们山里人厚道，一般不卖钱。”她说。但是，30年中，她试卖过一次，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她到西安去治病，顺便带了些剪纸作品。她试着在火车站摆出来，作品没能吸引中国人，但把一群外国人勾过来。

“老外”们哇哇哇兴奋不已，一个个踊跃掏银子。一群中国人被这群“老外”吸引，围上来观赏外国人，这又“吸引”了执勤人员，他们冲上来把所有的人都解散。“执勤的说我影响了秩序，引起了混乱，不准卖。我总共只卖了几分钟，卖了50多块钱。”



现在，安惠琳很有些名气了，已经有港台和“老外”千里迢迢上门求购，她说：“有个台湾人来买了300多元，还有个法国人来买了400多块钱”。

余振东介绍说，庆阳剪纸分为三种派别：一、后山派——靠北边，其特点是粗犷夸张。二、前源派——靠东南，其特点是明快细腻，流畅工整。三、现代派——其特点是一与二的综合，即粗中有细，细中有粗。后山派的艺人有我们采访过的安惠琳，前源派有马秀珍，现代派有吉彩琴。



现在，20多岁搞剪纸的仅有李瑾一人

原本就生长在偏僻农村，从小（7岁）就喜欢剪纸，在乡下时，用树叶、包谷皮来剪，从没找人学过。她说：“我喜欢观察，喜欢琢磨，观察之后就剪。有时是一边想一边剪，每一副剪纸都是创作，不是制作。”焦馆长在旁边说，现在会刻的人多，会剪的人少，刻一次能制作20-40张。小李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剪纸。她的剪纸不用构图、描样，一把剪刀，随心所欲。她不仅继承了民间传统剪纸技法，还有许多创新。

应我们的要求，小李现场为我们表演。一拿上剪刀和红纸，李瑾马上进入一种心无旁骛的状态。她手非常灵巧地操动剪刀，红



李瑾作品“老鼠嫁女”

此外，还有一个年轻的新秀李瑾。

我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老艺人的身上，本没打算采访20来岁的年轻人。西峰市文化馆副馆长焦宏泽（他本人也是剪纸艺术家）对我们说，现在年轻人浮躁，静不下来，已经很少有人学剪纸。眼下做香包、鞋垫的比较多，能来钱，但学剪纸的极少，因为挣不了几个钱。这次香包节（2002年6月6日）来的剪纸手艺人全是50岁以上的。焦馆长最后很沉重地说：“西峰市这么大一块地区，20多岁搞剪纸的仅有李瑾一人，她也是‘珍稀动物’”。

焦馆长言之切切，立马引起我们的注意。

敲开李瑾的家门，眼前出现一个身着红色衣服的清秀姑娘，虽然身居城市，但脸上透出山村姑娘那种质朴和羞涩。她告诉我们，她

纸在她的手中左旋右转，碎屑纷纷洒落在膝头。整个神态很美，很感人，动中含蕴着娴静，静中透射出灵巧。突然，她意识到我们正专注地盯着她，觉得不好意思，脸上泛出羞红。那羞红与红纸交映成辉，展示出一种质朴无华的美。我们虽然坐在城市“现代化”的房间里，却真真切切地感到什么是华夏传承数千年，饱含着民间乡土气的艺术和艺人。

李瑾无疑已经具有了（或者说继承了）一个真正民间艺人的所有“神韵”。不过，有些担心的是，在都市滚滚物欲的包围中，年轻的她能始终如一的坚守吗？会不会有一天，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还有，在陇东这片厚重的土地上，会不会有另一个“珍稀动物”，继李瑾之后拿起剪刀和红纸？

如今，窗玻璃已经进入千家万户，乡村里也不再需要窗花了。我们采访的剪纸艺人除马秀珍外都已移居城市。今后，“妈妈”传下的那把沾满黄土的剪子，会不会失落在都市的风尘里？

## 五、无人理睬的厚重黄土

在庆阳广袤的黄土腹地，拔地而起生出一片山顶大平原——著名的陇东董志塬。俗话说：“八百里秦川，不如董志塬边。”董志塬面积2500多平方公里，拥有地球上最厚重的黄土。在这里，人类始祖伏羲、女娲、黄帝留下了足迹；在这里，诞生了中华医祖岐伯，成就了闻名中外《黄帝·内经》。厚厚黄土地上，秦筑长城、晋凿石窟、唐建行宫、明立石坊……层层叠叠，有多少历史悲欢与文化积淀！

黄土与文化，文化与黄土，艺人们世代代揉捏，早已将一种回肠荡气的情愫，揉入了这片泥土中。

我们在这块土地上，随便采访了两位“泥土艺人”——张仕平和赵文菁。

### 1，还会叫下去吗，“狗儿”？

西峰市郊外，有一条美丽的火巷沟，站在山坡上望去，沟中深秋的树林呈现出一种轻烟似的颜色，如梦似幻。坡上也有树，金黄的树叶飘落在草地上，几只雪白的羊儿在树下悠闲地吃着草。四周是那么的静，心也像这静默的大地一样宁静安详起来。

关于火巷沟有一个传说，说唐僧取经时过不了火焰山，借了芭蕉扇扇得火到处都是，猪八戒用钉耙耙了一下，耙出一条沟来，火就从沟里走掉了。





踏着雨后的泥土，我们沿着火巷沟来到张仕平的家。张仕平已从沟中的窑洞里搬到了山坡的平顶上，住在一个小院里。院里的窗台上放着他的泥塑作品，是一些可爱的小狗，有些还没有干透，有些正在上色。一间作为工作室的屋子里还放着许多成品和半成品，有西游记里的人物，有刘郎织女、桃花仙子、寿星老人、武松打虎等。



手艺后继无人的张仕平老人

老人今年已经七十二岁，做了30多年泥塑。以前他父亲也做，但只做小狗，他除了做狗，还有自己的创新。他说：“我看到画上有什麼造型就照着做什么”。不过，他做得最有名的还是小狗，别看一只小玩具，做起来有很多工序。首先要下到深深的沟里去取泥土，一步步把沉重的土块背回来，然后砸细，加水，用双脚踩绵软。踩好的土干两天使之有粘性，里面还要加羊毛或纸巾才能坚固。狗身用羊皮或

人造革做，里面有一个芦苇杆削成的小哨子，拉动狗身，小狗会发出汪汪的叫声，那声音和真狗叫一模一样！

老人见我们捧着他的“狗”看得仔细，渐渐来了情绪——难得有人来关注他的作品。他对我们讲起给泥塑着色的技巧。说着说着，他突然像下了一个大决心地说：“我就把秘诀告诉你们吧，泥塑着色要用鸡蛋黄兑颜料！”他说这话时神情庄严，像是吐露了一个隐密的地下宝藏。接着他告诉我们，这个秘诀是他当年费了很大的劲才得来的。那时，他用各种方法上的色都不鲜艳，师傅捂着绝招秘而不宣，还骗他说用皂角，皮胶着色。一天，他乘师傅正在做时突然闯进去，师傅慌忙遮掩，但是他看到了地上的鸡蛋壳！

他退出来，自个试着用鸡蛋清，效果不好，改用蛋黄，色彩出来了！

师傅去世后，他独家守着这个秘密。

他做的小狗在乡间卖，五毛钱一个，后来人家说太便宜，他才涨到一块。大的泥塑作品如佛像什么的也才卖二三块钱，虽然做一个也很费事，但想到只是泥做的东西，不过是费了点劳力。他不贪心，能卖点钱补贴家用已经觉得很满足，有些小孩子很喜欢，没钱买，他就送一个。他一天可以做十个小狗，卖时交了市场管理费，还能挣几块钱。他很知足，他说：“父亲那一辈更穷。”

我们问他：“你这手艺传给儿子吗？”他说，儿子看不上，又苦又累又不挣钱，都没学。我们又问：“还有没有人会做这活？”他说没有。“那么有没有人愿意学？”他迟疑了一下，尴尬地笑笑，说附近没有，也许远处有。

说到这儿，他突然又像下了一个大决心似地说：“我干脆把第二个秘诀也告诉你们吧！鸡蛋黄兑颜料不能用水，要用烧酒调色，这样颜色才鲜，才干得快，才有光泽度。”

说完这话，他神色黯然地补充了一句：“我不想把秘诀带到坟墓里。”

那一刻，我们心里很难过，这个朴实的老艺人，想到自己的手艺后继无人，心里有着怎样的失落与感伤呢？虽然说它只是不起眼的小手工，登不上大雅之堂，但毕竟也是祖辈一代代传下、他又为之付出几十年心血的事业啊！

可是，现在商店里品种繁多时尚洋气的玩具，必将“一统天下”，谁还愿买这泥土做的土里土气的小狗？属于农耕文明的花朵，必将在工业文明的辉照下枯萎。老人的手艺后继无人，他的作品将黯然退市是不可抗拒的宿命。

其实，张仕平做的小狗很讨人喜欢，造型憨厚，色彩明艳，大红大绿很有民俗特色。而且由于加了羊毛，不容易摔碎，特别适合给小孩子玩。还有它的叫声，那真的是汪汪的乡村的狗叫呀！

老人很庄重地把这门手艺的两个秘诀传授给我们了——那可是他当年花了大力气才得到的。可惜，我们做不了他的传人。

同老人告别时，我们很庄重地购买了几只他的小狗。此时，在我们眼里，小狗已不再是泥塑的小玩意，而是火巷沟深深沟底的泥土，是老人背负泥土爬上坡一步又一步的脚印，是他光着脚在木板上一脚一脚的踩泥，是双手一点一点的揉捏，是鸡蛋黄加烧酒一笔一画的作色，是一个民间艺人的汗水，是他的爱，和大地母亲泥土的芬芳。



张仕平做的小狗

## 2，守“他”一辈子吧，泥土！

赵文菁今年四十岁，十五、六岁就做泥塑，家里没人会，自己爱好，常在地里挖土



赵文菁和她的作品

捏着玩。父母认为女孩子玩泥巴不雅观，很不支持，她就趁家里没人时做，做好了用纸包起来藏在床下面。十七八岁时她才得以拜师学泥塑和美术。

二十多岁时，她的泥塑已经有了一些名声，曾获庆阳地区民间艺术联展一等奖，报刊、杂志、电视台等都报道过她及她的作品，还举办了三次个人雕塑展。



婚后她依然热心泥塑，但是丈夫反对她这个爱好，并且，这玩意又不能挣钱养家。她没有工作，丈夫不拿钱养孩子，她是一个硬气的女人，主动提出离婚，说：“我不拖累你。”

当地的风俗是女人出嫁后不能再回娘家，她离婚后没住处，只好带着孩子在外租房子。没工作就给人做临工，画画、刻画、装裱等，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我们问她，为什么离婚十年了都没有想过要再找一个，或许会找到一个支持她做雕塑的人？她摇摇头说，不敢找，怕再找了还是会面临同样的处境，何必因为自己的爱好拖累别人。当问到她是否绝不放弃做泥塑时，她的回答很坚定：“是的！”

究其原因，她说就是爱好，感到做泥塑时心里很安宁。说这些话时，她脸上的表情非常平静，看不到一点因生活的艰难而带来的苦闷与焦躁。

她邀我们到家里参观作品，她的家简朴而温馨，非常干净，空气中有淡淡的燃香的香味，书柜中，架子上，桌子上，全是泥塑，小院里更是摆得满满的，有的有真人那么高，都是农村题材及传统的人物像等。庆阳地区是农耕文化的发源地，赵文菁的泥塑作品，很多都是表现这个主题。她塑身上围着兽皮，手执原始武器追捕猎物的原始人，还有地里耕作的农夫，脸上带着淳朴的微笑。一个题为《母亲》的雕塑，是她为自己的母



亲制作的：一个老人迷着眼穿针引线，两个孩子在一旁观看，老人脸上一派慈祥，孩子神情天真可爱，非常生动，洋溢着浓浓的温情和爱。这些作品都带有极强的黄土高原特色，也看出作者把对故乡对大地的热爱都注入其中。

她家里有几个女孩子，帮她把作品搬来搬去让我们拍照，

我们以为是她的亲戚，一问，原来是她收的学生。从八十年代起她就开始带学生了，一共教了十几个，也不收学费，最长的一个跟了她十五年。问她，生活这么难，为什么不收一点学费？她说：“大家都是出于对艺术的爱好，业余来学学，怎么能收费呢！”我们看到，这些学生对她很亲，很尊敬，让人感到像是一家人。她的作品也从来不卖，谁要就送给谁。

看了那些作品，觉得要卖也很难，一是作品的题材，二是那纯泥土的大块头，买回去放在哪儿？放在现代人的客厅里，会格格不入，放到外面，日晒要裂，雨淋要烂。她的作品几乎都不上色，就是黄土的本色，高大、古老、粗犷，很难溶入现实社会，更难作为商品为进入现代人家。

赵文菁不在乎，因为她本来就不是为了挣钱而做这件事的。做雕塑是很苦的，一般的黄土不能做，要到很远的地方采韧性较好的土，淘土、晒干，手泡在水里久了会脱皮。忍受这样的苦，忍受它带来的婚姻破裂，生活艰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她说：“生活上苦，但艺术上给了我无穷的乐趣。”

看来，做雕塑已成为她生命的意义、活着的价值和支撑。看来，在眼下的社会和时代里，这种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超然境界，也只有在这片偏远而古老的黄土地上才能看到了。

采访赵文菁，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她非常宁静，那种从心底里散发出来的宁静。她有一种来自内心的力量，抵挡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她的心绪、她的情感、她的品性、她的作品，和这美丽丰厚的黄土地融为一体，她仿佛就是黄土地的化身，用双手的控制向世人诉说着古老的故事，用自身的行为展示一种正日渐消失的美丽，从而唤起我们被遗忘的记忆，指向我们人类的童年和来时的地方。

（本篇部分文字由谭竹撰写）



赵文菁作品

## 结束语

在一个雨雪纷纷的下午，我们登上庆阳城外东山的一座古墓——周祖陵。4000多年前，那位传播了农耕文明的先祖就长眠在脚下的土地中。

山下西边，形如凤凰的庆阳城躺卧在马莲河边，远远望去，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古老的“凤城”展露出现代化的恢弘气势。

生长在农业文明中的民间工艺，在工业文明的滚滚热浪中还能生存、还能保持它的本色吗？

皮影？全国只剩六、七个县还依稀它的影子。与环县接壤的盐池县在不到十年里，十多个戏班子消失得只剩下一个，而那地方与环县鸡犬之声相闻，处于同一个文化生态圈。盐源的今天会不会是环县的明天？

剪纸？乡村的窗户早就换成玻璃了，不再贴窗花。剪纸艺术“农转非”之后会是什么模样？

也许，张仕平大爷可以放心的去了，虽然没有传人，但“鸡蛋黄加颜料加烧酒”的绝招已经“告诏天下”。



唯一无忧的似乎是香包，因为市场正红火。可是，当在西安民间工艺品市场上观赏一番下来，心，又沉了。

西安著名的钟楼城墙外，密密匝匝排满了各式民间工艺品摊店。香包，到处都是，随随便便堆在摊头或者挂在门角。上前捧起一个观赏，天哪！那“刺绣”一根线长达两厘米而不见一个针眼！布料和色彩也是“惨不仁睹”。这就是我们祖先世世辈辈传下来的民间绝活？！如果我们没有去过贺梅英家，没见识过真正艺人的手工，我们也会像身旁的“老外”们一样，“哦，原来中国民间香包就是这模样”。



厚重的黄土地

那一刻，真有一种良家妇女被“开发”成街头拉客女郎的感受。

皮影也是如此，环县皮影博物馆里的收藏让我们流连忘返肃然起敬。而西安街头的这些“商品”，让人想到的不是精美的“牛皮影子”，而是一滩“牛粪”。

这就叫“市场”？开发市场必须如此？

中央美术学院的乔晓光教授说：“旅游市场对民间艺术遗产庸俗、廉价的开发，对社会造成文化误导和原生态破坏。”

要吗无可奈何地消亡，黯然退出历史与艺术舞台，要吗沦落街头，“风尘女子”般的挣扎生存，这就是我们祖传千年的民间艺术的命运？

……

站在周祖陵凭栏远眺，千里江山，烟雨迷蒙。出谷的长风送来气吞山河的号音，冷冷的秋雨淋毁了浑朴的秦唐古韵。

烧一柱香，跪倒在祖先陵庙里，金风四起，秋叶满地。

地下，“周祖”们沉默不语……



甘肃庆阳周祖庙

## 第四篇

# 洛阳，风流何在，古韵苍凉

洛阳，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五千年悠长历史，13个王朝先后在此立都，建都史长达1529年。

周公在此运筹帷幄；刘秀在此中兴大汉；孝文帝在此改天换地；武则天在此指点江山……

旌旗翻飞，香烟袅绕，大殿雄伟，九鼎沉重。

"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司马光）

洛阳，九朝古都，巍巍江山，代代豪杰，马蹄飞溅万点血红。

礼乐诞生于此，道学创始于此，佛学首传于此，理学光大于此。西边一步之遥，是著名的仰昭文化遗址；东边两河之交，河出图、洛出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北边邙山上，有数千年王侯陵墓。南边伊河边，是古龙门艺术瑰宝。寺庙、碑碣、石窟、城楼、层层叠叠，一展华夏文明博大厚重。

洛阳，仰天问祖，俯首寻根，拜一脉古韵悠长！

带着一腔激动，满怀敬虔，一步步走近洛阳，走近祖先。

将军战马今何在？应天门残墙上，一地荒草随风飘摇。

老子走了，无影无踪；头像断了，佛祖不见。墙角的仿古唐马，依稀还有当年的古韵？岁月的冷冽风尘，一抹古都千年风流……





## 一，“寻根问祖”——一派冷寂

在3000多年前，一个伟大人物缔造了古代洛阳城（洛邑），他就是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于一身的周公姬旦。他，协助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西周王朝；他，辅佐成王，平定三监叛乱，稳定周初政局；他，在洛邑制礼作乐，建立周代的典章制度，开创千秋伟业，使中国成为文明古国；他，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被后人尊奉为“元圣”。

刚到洛阳九朝古都，我就怀着寻根问祖的敬虔，与杂志社的小段小杨来到这个“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渴望为这位创建了礼乐制度，奠定了中国儒家思想基础的“元圣”烧一柱香。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和商楼民居的挤压中，我们走进了这块小小的净土——洛阳周公庙。

一进大门，首先看到一株古槐树，槐树高大挺立，郁郁葱葱，遮天蔽日，让人顿生“宁静致远”，“怀古思幽”之感。

周公庙始建于隋末唐初（618年），后历代多次对它进行过维修和扩建。现在看到的建筑是公元1525年在旧址重建所遗留下来的建筑，也是洛阳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据说，眼下全国有三大周公庙，其中之一便在洛阳（另外两座是陕西岐山周公庙和山东曲阜周公庙）。三者中，洛阳周公庙虽不是最大的，但由于所在地是周公亲手营建和制作礼乐的地方，因此，它定有其独特的地位。



香炉前面那块空地原来是纪念周公的元圣殿



冷冷清清，孤孤寂寂的周公庙

洛阳周公庙坐北朝南沿一条中轴线分别建了几座殿堂，现存有三座，一是“定鼎堂”，取周王定鼎洛阳之意；定鼎堂后面是“礼堂”——纪念周公制礼作乐；最后面是“先祖堂”。

想古时此地一定香火鼎盛，拜者如潮。可是，不知我们是去的时节不对还是人们觉得这儿太“小气”，整个周公庙冷冷清清，几乎空无一人。

定鼎堂前的香炉死气沉沉，里面没有一支燃香，香炉前面是一大块空地，那上面原来是纪念周公的元圣殿。可惜，它已经被毁得干干净净，空荡荡的遗址上仅有一对石鼓和一对明朝留下的石狮。石狮子一看就饱经风霜，让人想到它曾经守护的古老和辉煌。旁边的草地上，散落着几个无头石龟，它们背上驮负的碑碣无影无踪。礼乐堂和先祖堂虽然还健在，但冷冷清清，孤孤寂寂，像是失宠后被打入冷宫的妃子。尤其是那一个新刻不久的“寻根问祖”石碑，光裸裸孤零零地呆立在空地上，像是做错了事被罚站一旁的婢女，让人无论怎么看都想象不了华夏民族博大精深的“根”、悠远绵长的“祖”。



新刻不久的“寻根问祖”石碑  
孤零零地呆立在空地上

定鼎堂是周公庙里最主要的建筑（主殿），殿内供奉有周公和他两个弟弟及两个儿子的像；礼乐堂里摆放了一组铜编钟，表示当初周公制礼作乐场景，也是为了纪念周公制礼作乐；先祖堂

中则摆放了一些出土文物及部分沙盘模型，吸引我的是一个有着几道城门、众多宫殿和高大塔型楼台建筑的古城模型，我从那模型上看到了洛阳以前的雄伟壮观。

礼乐堂与先祖堂之间的两边，是东、西廊房，现作为《周公史迹陈列》展室，说是里面有丰富生动的图文和实物，可以让人们了解周公一生的丰功伟绩及其对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可惜大门紧闭，不开放。

还有，据说那位明神宗最喜爱的儿子，坐镇洛阳20多年的福王，就是在这儿被李自成送上黄泉路；明代著名理学家吕维祺也是在这儿“引颈受死”，可是，庙里没有留下半点文字。

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周公庙在洛阳高楼和车马的包围挤压中显得很失调，它的冷清孤寂与外面的拥挤喧闹形成强烈反差。明媚的阳光下，我们三人是里面仅有的参观者，从进门到出门……

注，我们拜访后第二年，2006年，洛阳周公庙被授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二，巍峨应天门，荒草萋萋梦回唐朝

1300多年前，一个著名女人登上一座巍峨城楼，受万民朝拜，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

在这座巍峨的城楼上，隋炀帝俯视过他的都城；李世民下达过焚城令；唐高宗过问了“韩国政事”；武则天发表了登基演说；唐玄宗接见了日本遣唐使……





应天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鸟瞰图  
(洛阳日报 2015-03-04)

从周公庙出来，往西走不多远，就到达洛阳的又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天门。

应天门是隋唐东都洛阳城宫城紫微城的正南门，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隋末李世民攻占东都洛阳后，因其太奢华而放火焚之。唐初时又重建。应天门是隋末唐初统治者听政议政、举行重大国事活动的场所。

当年，应天门是一个“门”字形巨大建筑群，有门楼、朵楼和东西阙楼等，都是凹字型（一则有利于防守，二则体现出皇权的威严）。据说这座雄伟的城楼差不多有今天的十二、三层楼高。应天门两侧共六阙，这是古代都城宫城正门最高礼制。据上世纪九十年代考古，目前仅洛阳一地发现有三出阙的城门。

在这座“虎踞龙蟠”的城楼上，隋炀帝俯视过他的东都城；李世民下达过焚城令；唐高宗过问了“韩国政事”；武则天发表了登基演说；唐玄宗接见了日本遣唐使。

可是，应天门的雄伟和辉煌早已被雨打风吹去，朝代更替，战火频繁，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洛阳大搞“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应天门走到了它最后的归宿。河南大河报在2003年6月17日《“傍”上周公庙的应天门》一文中写道：“1959年开挖中州渠时，这座承载着洛阳旧梦的应天门几乎被破坏殆尽。”

1990年，应天门东阙遗址被考古发现，这是一座由门楼、朵楼、阙楼等组成的“门”字形巨大建筑群，规模恢弘，气势壮观。东阙遗址的发现，被评选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傍”上周公庙的应天门》一文说：“1992年，国家文物局拨款100多万元修复应天门遗址，但只是修了个周公庙旁的东阙墙墩。”

在正午热辣辣的阳光下我来到了这个百万元修建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公庙旁的东阙墙墩。我以为要买门票，结果除了一段城墙（据说叫墩台或墙墩）什么都没有，四周也空无一人。

墙墩很新，不大，登上还来不及找到思幽怀古的感觉就走完了。站在墙墩上举目四望，一派现代都市的繁华，墙外几步之遥便是一条大马路，巨大的广告牌，呼啸而过的机车……这一小段“应天门墙墩”在现代化的激烈包围中，显得孤寂而寒惨。



墙墩上长满萋萋荒草

当年武则天是怎样站在这儿受万民朝拜？想必彩旗猎猎，鼓乐声声，袅袅香烟中女皇君临天下；唐玄宗又是如何在此接见日本国使者？想必金鼎威立，龙袍辉灿，烈烈浩气中书写出一段天朝盛世。

眼下，远古的繁华与辉煌早已不存，洛城有的是新的繁华与喧嚣。

幸而墙墩上长满萋萋荒草，有夏虫在其中蹦跳，虽然只见墙墩不见楼宇，但一阵风来，荒草乱摇，终于让我的思绪和情感，恍恍惚惚，有了几分“梦回唐朝”……

### 三，叩问“春秋”，礼崩乐坏

洛阳曾是老子居住过的地方，也是孔子和老子唯一一次相会的所在。2500多年前，即东周敬王二年，孔子由山东曲阜来到周都洛邑（洛阳），问礼于老子。两位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在洛阳城里的一个街巷里对话……

怀着对老子和孔子的无限崇敬，我顶着烈日，汗流浹背，过大街，穿小巷，边走边问：“孔子入周问礼碑楼在哪里？”

不少当地人竟不知这历史性的文物置身何处！

终于，拐入一条破旧杂乱的小巷，我看到一个高约3米，宽约4米的石碑。

几根晾衣绳斜横在碑前，上面晒晾着几床被单。请一个婆婆揭去被单，一块肮脏破旧的石碑展示在眼前，正中刻写着“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几个大字，左下是一派小字“清代雍正五年（即1727年）河南府尹张汉书，洛阳县令郭朝鼎刻立”。石碑下面是个巨大的乌龟，但龟头不见了，晾衣物的老婆婆说，乌龟头在“文革”时被人砸掉了，还砸了其它一些东西。



这历史性的文物



这儿是不是当年两位圣人相会的确切地点我不知道，2500年了，很难考证。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位圣人确在洛阳相会，也的确应当为此竖立一个纪念碑。现在，纪念碑有了，但是——

我不相信如此重要的纪念地竟是这般模样，甚至不如一个残留乡间的贞洁牌坊。

心不甘，于是绕到石碑后面。

后面是一间破烂的砖房，阴暗潮湿，空无一人，门开着，地上满是垃圾和污物，一股怪味扑鼻而来……

那充满智慧的圣灵之光曾经在这儿闪耀？！

那饱含着道、礼哲思的伟岸人物曾经在此处交辉？！



蚊虫翻飞，污水点点，外面，麻将打得昏天黑地……

礼崩乐坏，孔子掉头走了，据说一路默默无语；

道不可言，老子驾牛西去，刻下五千字“竹简手工”。

中原大地，逐成烽火战场，涵谷关外，悬一轮血红夕阳……

## 四，鼓楼钟声，古都里的绕梁余音

洛阳，高楼与大厦展示着都市里千篇一律的现代繁华，走遍大街小巷，满目灿灿广告滚滚车流。终于，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分明是旧时的钟声……



终于看到了这个九朝古都的雄浑大气

洛阳，数年的岁月在此应有何等厚重的积淀。

寺庙、石窟、老城、古墙、碑碣……

沿着洛河，一路往老城走去。

迎面一道高耸的城墙和巍峨的城门让人耳目一新，终于看到了这个九朝古都的雄浑大气！可是，城门上“丽京门”几个字的两旁，是几个比它大十几倍的金色大字——“大酒楼”。向城内一位中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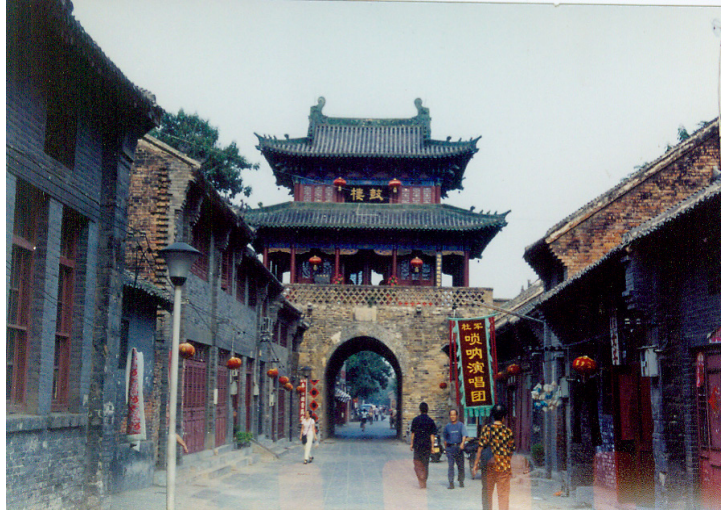
了解，得知，“丽京门”的确曾是一个古迹，隋唐时代就是朝廷诸省、府的办公地和祭祀的地方，以前叫“丽景门”。现在的“丽京门”是为了发展旅游业由市政府投资几千万元在2002年新建的，去年（2004年）刚竣工。

这么说来，我看到的“巍峨”才刚刚诞生。

偌大的古都里，有没有一处完整的、真正的古迹？

当地人说，洛阳作为古都的时间太早，历史已久，遗址古迹在后来屡遭战火破坏，所剩无几，惟有城东的鼓楼，还有一点真正古老的东西。

从丽京门进去，沿着石板路直走，终于看到两排古色古香的民居。民居的尽头，有一段斑驳的城墙。一座小巧别致的木质建筑坐落其上，黑底金漆的“鼓楼”牌匾在夕阳反射下熠熠生辉。



这个鼓楼是洛阳真正的古迹？

墙根下，几位和善的大妈热情地指路：“顺着墙，到左边有个很窄的楼梯，上去就是了，好看。”

这个“真正古老的东西”只要两元门票。

鼓楼分为两层，楼下是正殿，楼上挂着一口大钟。鼓楼里有位出家修行的老人，满脸带笑，一路跟随，将这鼓楼历史细细道来：“鼓楼建于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建福王府时移建至东大街，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和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曾两次重修。”

“那么，这个鼓楼是洛阳真正的古迹了？”我问。

老人笑一笑，毫不避讳地说：“不是，老的鼓楼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拆毁了，只剩下平台。现在的这个楼是十多年前新修的，比原来的楼稍低，木雕也远不及以前的精美。”

老人的话并没让我感到惊奇，甚至没有失望，因为“覆巢之下无完卵”。

不过，老人说，这口大钟是真正的古老文物。

大钟铸造于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重2500斤，上铸有八卦、龙凤梅菊等图案和“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等字样。同时还铸造了另一口，悬挂在十多公里外的白马寺。敲白马寺的钟，鼓楼上的大钟（称作“灵钟”）便会发出嗡鸣。洛阳有句老话“东边撞钟西边响，西边撞钟东边鸣”，说的就是鼓楼上的大钟与白马寺钟的关系，不管敲响哪一个钟，另一个必然自鸣，此神奇现象（称作“马寺钟声”）被誉为洛阳八大景之一。但现在共鸣已经消失了。老人说，明朝时悬挂钟的是一根没有打结的草绳，清末民

初时草绳被洋人所盗，只得以钢丝绳挂起古钟，但从此以后“马寺钟声”消失。

老人说，这口珍贵的大钟本身也差点进了1958年的“土高炉”。上世纪五十年代鼓楼被毁，片瓦无存，灵钟被附近的百姓藏在家中，几番周折，才得以逃过大炼钢铁的焚火。但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文革”来了，灵钟被人用大榔头猛砸，虽然没有彻底砸毁，但被砸掉两块，裂纹如今清晰可辨。



它差点进了1958年的“土高炉”

鼓楼是古代用于白天报时夜间报更之楼，洛阳为钟鼓楼合一，即所谓的“晨钟暮鼓”。可是，这座鼓楼怎么没有鼓呢？据说是明福王到洛阳后，听信延福宫道士之言，暮鼓设在大门东对后人仕途不利，就将鼓楼上的大鼓撤去，而把大钟挂在二层中央。

在鼓楼下面沿着墙根一圈，排列着由“历史文化街区鼓楼管理处”竖立的洛阳古迹介绍：董公祠、福王府、文庙、玉皇阁、妥灵宫（关帝庙）等等。

福王府，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神宗朱 钧封其子朱帝洵为福王。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莅藩就国，王府在原县署址（今青年宫）……抗战期间毁于战火。

董公祠，位于今东大街东段路北、始建于明代……现仅存古槐一株。

玉皇阁，公元1161年—1189年建……清末民国时期改称“玉皇阁”……大殿高台下有一洞，名老君洞，能容三四百人……

……

这些珍贵古迹，均已作古，这个“鼓楼管理处”列出这些资料，向人们表示洛阳曾经有过的辉煌。

老人站在楼上，指着夕阳下的那一段古街说：“古时这儿繁华得很呐，大得很呐，日本国的使节来到洛阳，崇敬得很。”

现在呢？仍然繁华！洛阳老城四条大街，熙熙攘攘，商味浓郁，皆为利来，皆为利往。四四方方的文峰塔，沉默在电线杆交错的天空中，再无缭绕的香火……

鼓楼两侧各有30个台阶，周围有28根柱子。西边中间两根柱子上刻有一对联：晨钟暮鼓警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路者。东边中间两根柱子上也刻有一对联：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随天外云卷云舒。

这两幅对联像大钟轰鸣，猛然撞击心头！我们的祖先有何等的气度，何等的胸怀，何等的超然于功名利禄、患得患失的人生境界！我们所失去的，我们所摧毁的，哪儿仅仅是一座座寺庙一个个古迹！



我站在这口见证过五百年风雨的古钟面前，竭力想象祖先前辈所拥有的那份财富，暮色里，撞一下钟，浑厚的嗡鸣回响在心头，让我穿越现实，倾听那逝去的远古的“暮鼓晨钟”……

## 五，河南府文庙，“极具观赏价值”

在钟鼓楼下面，看到一个牌子《河南府文庙》。

文庙，是为纪念孔子而设立的，历朝历代全国各地修建了大量的文庙，并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文化艺术。文庙作为中国祠庙类的建筑，自成体系，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最生动的例证。

牌子介绍说：据史料记载，河南府文庙在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前已经存在（具体初创时间失考）。文庙建筑布局严谨，由南向北依次是：棂星门、辟雍（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水池、石桥、戟门、大成殿、后殿，属我国传统宫殿式建筑。入棂星门，有一半月形水池，上有拱型石桥一座，即子路列戟的“戟门”，穿过戟门直通月台，台南正中有两列台阶，阶中间有嵌有浮雕“二龙戏珠”青石板（为不可多得的石刻艺术珍品），主体建筑大成殿雄居于月台之上……



大成殿前嵌有浮雕“二龙戏珠”的青石板

据说它还有琉璃陶朔彩龙壁，大成殿与戟门之间的东西两侧的廊房，供列孔门弟子七十二贤及历代贤哲……

我来了兴趣，赶紧详细了解，得知它是河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河南省现存文庙中规模最为宏伟、保存最为完整的建筑群之一，据说它极有观赏和旅游价值。

经过多次动乱和震荡，尤其是十年“文革”焚火，还有这种精品存留，当然不能错过。一位老婆婆说，你问“文明街小学”在哪儿就能找到它。

不一会，我找到了，可是，是它吗？我分明来到了一片凄荒的废墟！四处破壁烂瓦，地上杂草丛生。但，一定是它，因为我看到了牌子上介绍的那“不可多得的石刻艺术珍品”——嵌有浮雕“二龙戏珠”的青石板。

没有见到琉璃陶朔彩龙壁，没有穿过棂星门，也没有步过半月形水池上的拱型石桥，至于我很期待的子路列戟的“戟门”和供列的孔门弟子七十二贤及历代贤哲，更是不见半点踪影。

我直接就走到了文庙的核心建筑——大成殿！

大成殿还在，就在“二龙戏珠”青石板的上面。举目望去，不见飞檐翘角青砖绿瓦，只见一大片坍塌的屋檐和屋顶上萋萋杂草。正面看不见，一长排不知谁晾晒的床单将它的芳容遮得严严实实。床单两旁，立着两个石狮，右边那个头已被打烂，整个脸面成了一个裂开的大口，看上去惨不忍睹。



大成殿还在

我掀开床单走进去，里面晾晒着两床被盖，一道砖砌的红墙阻断了通往大殿的大门。红墙脚下，立着两个雕刻石墩。隔着红墙望去，大成殿阴暗破败，一片死寂。不远处一垛残墙的边缘，残存的、颇有艺术品味的砖柱伸向天空，无声地展示它曾经有过的辉煌。

真是“具有观赏价值”！

我拍了几张照片，表明“王小二到此一游”。



颇有艺术品味的砖柱伸向天空

后来了解到，庙内的棂星门（三间牌楼式建筑，两侧有《河图洛书》彩塑浮雕）、山门、琉璃照壁、石桥、泮池等等，均在“文革”期间被毁。

我“观赏”后一年，2006年05月25日，河南府文庙作为明代古建筑，被国务院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我不知道现在该如何“重点保护”（花费大量银子重建？），只知道对它宣传的华美之词：洛阳河南府文庙融合了中原文化，反映了河洛地区特点，是一组丰富的建筑艺术宝库，为研究我国儒家思想的发展传播和文庙祭祀建筑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 六，潞泽会馆，幸存的雕刻艺术

清乾隆年间（公元1744年），在洛阳老城密密麻麻的青砖青瓦民房中，出现了一组规模宏伟的建筑群，它占地一万五千多平方米，面对洛河，气势非凡。

该建筑群挺过了改朝换代的天翻地覆，经历了“解放洛阳”的枪林弹雨，闯过了九死一生的“文革”焚火，丢盔弃甲挺立到了今天，成了洛阳屈指可数的还有几许原汁原味的古建筑群。正因为如此，它成了洛阳市内又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该古建筑群被作为洛阳民俗博物馆，向世人展示中原大地清代古建筑的特色，也展示河洛地区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

潞泽会馆（现洛阳民俗博物馆）是中原地区保存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建筑群之一，它系当年居住在洛阳的山西商人集资所建。该建筑群呈较为严格的中轴对称，坐北朝南，轴线上依次为戏楼、大殿、后殿，另有东西厢房、耳房、钟鼓楼和东西配殿。

走进会馆，我一下就被戏楼上精美的木雕所吸引。据说，这群古建筑的精华便是装饰于房屋框架上的木雕。在每层建筑的构件上，特别是屋檐下边的额枋、斗拱、挡板、垂柱等上，几乎都有木雕装饰。人物、动物、花卉、树木、亭台、楼阁、民间传说故事等应有尽有。所有木雕均采用浮雕、透雕等雕刻技法。



屋檐下边的额枋、斗拱、挡板、垂柱等上，几乎都有木雕装饰

人物中有八仙，有金甲神人等。在大殿东次间额枋上，雕有一幅精美的衣锦还乡图。图中老翁神情怡然，骑于马上，马后紧跟一书僮，肩扛一花枝。在大殿西次间额枋上，雕刻的是一幅“安乐农耕图”，有农夫手扶犁把、饮水的牛，头戴草帽的渔翁，恰似一幅“安乐农耕垂钓图”。

动物中龙的木雕最多，其次是凤凰，另外，还雕有诸如狮子、狻猊、马、羊、鹿、长尾鸡、仙鹤等。

花卉中以牡丹的图案最多。大殿、后殿、舞楼的许多部位都有以牡丹为题材的木雕艺术品。牡丹花朵硕大、雍容华贵，在古人心目中一直是祥和富贵的象征。



六兽钻桌透雕

除木雕外，会馆的石刻艺术也非常有特色，尤其是大殿上柱础石的雕刻，生动活泼，精湛丰富。

柱础是古建筑中设置在木柱下面的石制构件，是古建筑中重点装饰的部位。潞泽会馆的石柱础形式多样，主要以珍禽、瑞兽、花卉等图案为主。

最典型与完美的石柱础在大殿。其前外檐6个石柱础尤具特色。6个石柱础图案皆由三层组成，上层为二龙盘鼓，二龙首尾相连作环绕状，整体采用透雕、浮雕。中层系六兽钻桌透雕，六兽为传说中的吉祥

瑞兽，由幼象、幼羊、鹿、狮子、老虎、狻猊六兽组成，它们有的钻进，有的钻出，神态十分可爱。下层为十二覆莲莲瓣纹，每瓣里面用浅浮雕刻出燕子、蜻蜓、蝙蝠、蝴蝶。

此外，大殿东西两侧各有4个石柱础，皆由三层石雕组成。上层用浅浮雕刻出荷花、石榴、竹子、兰花、梅花、菊花。梅花表明不畏严寒，兰花表明清静高雅，竹子代表气节高尚，菊花代表铮铮傲骨，石榴代表多子多福，荷花表明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中层束腰雕刻灵禽异兽，由仙鹤、鸳鸯、牧牛、乌龟、猴子、鹌鹑、鲤鱼组成，仙鹤代表长寿，鸳鸯代表夫妻和睦，乌龟代表延年益寿，鹌鹑有平安的意思。

潞泽会馆的石柱础雕刻，取材广泛，造型新颖，大多为飞禽走兽与吉祥植物相结合，一动一静，交映生辉，产生出独特的艺术效果，从中可看出古代艺人独到的构思和精湛的技艺。

潞泽会馆虽然因近300年的历史和保存较为完好而获得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它的部分精华却永远消失了，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上面的手工艺术和匠人心血。这部分精华就是戏楼前的九龙壁、文昌楼和魁星楼，它们通通毁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九龙壁原来位于潞泽会馆中轴线最南端，高约10米，宽约8米，墙面镶嵌数百块琉



璃构件。壁体为三个圆形立体雕塑，依次镶嵌“二龙戏珠”、“麒麟戏斗”、“渔樵耕读”图案。图案之间与两侧分嵌两副对联，内联为“经壁辉光媲美富，羹墙瞻仰对英灵”，外联为“浩气已吞吴并魏，麻光常荫晋与秦”。壁体中部镶嵌九条祥龙，环绕九龙四周饰寓意富贵的“福”字、牡丹和吉祥如意的草莽等图案。

潞泽会馆的九龙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它历经了二百四十多年风雨后，遇到了彻底毁灭中华传统文化的“文革”大风暴。它同附近的文昌阁、魁星楼同时被拆毁了。

面对祖先留下的精美绝伦的文化和艺术，后代子孙们毫不留情地下手毁灭。只有几个字可以描述：愚昧加疯狂！



## 七，洛阳唐三彩，远古与现代

它曾是盛唐时的厚葬用品，也是中华独特的陶瓷瑰宝，其色彩华丽斑斓，其造型千姿百态。可是，它消隐在岁月的长廊中。

千年之后，这件埋藏地下的瑰宝重见天日，开始了它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中的“高视阔步”。

### 1, 唐三彩，失而复得的瑰宝

20世纪初，陇海铁路修到了洛阳，铁路穿过自汉唐以来就以墓葬闻名的邙山时，无数地下陵墓连同其陪葬的珍宝被挖掘了出来。唐墓出土的大量文物中，人们发现了一种色彩斑斓的彩陶，有姿态各异的马、骆驼、人物俑等。就这样，一种早已失传的古老工艺——唐三彩重新问世了。

中国古代的陶器分素陶和彩陶两种，唐以前，多为单色陶，到了唐代，三彩陶以其斑斓的色彩，生动传神的造型和精巧的技艺、将中国陶瓷艺术推到一个崭新的时代，是中国古代传统陶瓷艺术中的瑰宝。国学大师罗振玉和王国维研究这些出土的彩陶后将其命名为洛阳唐三彩。

洛阳唐三彩是中国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它以邙山上的白色高岭土作胎，铅玻璃作釉，矿物氯化物作色剂烧制而成。除了斑驳瑰丽的釉色外，洛阳唐三彩的造型亦十分引人注目，一般分为生活用具、人物、动物三大类。其中以动物为多，有鸟、狮、骆驼、

马、牛等，动物中以马的塑造最为出色。在洛阳北邙山上的古墓博物馆里，我见到了出自古墓的唐三彩：一匹肥硕的白色高头大马、一头由狮头、龙爪、鹰翅、马腿造型的避邪镇墓兽。那匹三彩马肥硕雄健，色彩高贵，双目炯炯有神，透射出一种悠然神定、坦荡豪气的大唐古韵。导游介绍说，三彩只是通称，并不仅仅只限于三种颜色，除了传统的三色外，也还有白、黑、蓝等颜色，北魏一座墓中就曾出土过一件黑陶母子猴的三彩作品。那浑厚丰满、线条流畅的造型和“流动的色彩”，充分显示了盛唐时期的精神风貌。



如此漂亮的釉陶在当年却主要作为陪葬品使用。唐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达官贵人们不仅讲究生前享乐，而且注重死后荣华，三彩陶器是唐代厚葬风俗的必需品。（不过，正是这种习俗和这些陵墓，保存了这项在民间早已失传的大唐工艺，使我们在千年之后得以重睹其风采并将其传延和发扬。）

唐三彩在宋朝已渐衰落，是当时上层社会奢华之风渐消，还是民间工艺渐渐后继无人，无从考究，因为自那之后再也没有唐三彩作品的问世，甚至，连有关唐三彩的制作工艺，也没有任何的文字文献记载流传下来，唐三彩，就这样成为一个被历史遗忘的迷。

北邙山古墓中唐三彩的出土，促使人们开始去探寻它迷一样的工艺。古墓中出土的



唐三彩大多残缺不全，需要进行修补和仿制。最初时，是邙山一带的农民自行修补，随着修补仿制工艺的提高，人们便开始进行整体仿制。据说早在1920年前后，一位名叫高良田的艺人首次复制成功唐三彩，成为高姓艺人的家传秘技。而最负盛名的老艺人高松茂，不仅仿制唐三彩技艺高超，还掌了仿制粉彩，五彩及秦汉、魏、隋诸朝的红胎，白胎、兰胎陶器的技艺，达到了“与古无异，以假乱真”的程度。

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有三十多道工序。釉烧出来以后，有的人物还需要“开脸”，所谓“开脸”，就是人物头部不上釉，要经过画眉、点唇、画头发等工艺过程。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工序，一件融雕塑、绘画、陶艺三种技术于一炉的，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就算完成了。

唐三彩，这块古老东方艺术的瑰宝，在失传千年之后，终于在洛阳“复活”了。

## 2, 唐三彩，现代社会里失去的光彩

在那一个制作唐三彩的专业村子里，我分不清真货假货，但有一点却十分明白，那就是村民们非常富裕，富裕得人们脸上挂着冷漠，富裕得几乎“老死不相往来”，富裕得“革命警惕性”高涨，富裕得再看不到中国传统村子具有的那种气味和光彩……

洛阳唐三彩重见天日并可以仿制之后，不少人涌向这个新生的可以发财致富的行业，那么，最有名的是谁，在哪儿呢？

邙山，是历代殡葬风水宝地，洛阳北边的孟津县南石山村正处北邙腹地。当年发掘出唐三彩时让这个山村轰动一时，前面提到的修补出土的唐三彩的当地农民，大多都在这个村，而成功复制唐三彩的高家，也是这个村的人。



一幢幢漂亮整洁的别墅

据说，南石山村的唐三彩仿古技艺精湛，产品曾被作为礼品被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宾。还有，南石山村的产品，仿古逼真，可以假乱真，因此深受各路文物贩子的欢迎。据说，该村生产的仿古唐三彩，曾经有过80%以上被贩子买去当作真品出售的辉煌。1994年夏，北京潘家园古玩交易市场上悄然出现了一批“北魏陶俑”。北魏陶俑出土甚少，这些外表斑驳的陶俑，自然是精品，几家国家级的博物馆花巨资“抢救性收购”。事后发现，这些所谓的“北魏陶俑”，其实是河南省孟津县一帮农民的仿作，其中一部分即来自南石山村。

一大早，我们租一辆车直奔南石山村。

一进村，便觉“耳目一新”，远不是我曾到过的那种山村。一幢幢漂亮整洁的别墅展示着现代文明的豪华，水泥铺设的道路平整宽阔，一位老奶奶身着绣花黑裤，悠闲地坐在树荫下。



向几位村民问起关于唐三彩的生产，他们投来冷漠而戒备的目光：“你们是哪儿来的？来干啥？是要买货？”

我感到四周有一种拒人于千里的寒气。

这是一个生产现代唐三彩的专业村，村里一家家类似作坊的生产厂家顺着大道一字排开，多数没有厂名，墙面上刷着“仿古”或“唐三彩”的字样。走进院中，各式各样的泥坯和烧制好的成品杂乱地摆放在墙边院角。两三个中年妇女或在制坯，或在描画人物俑的头发眉眼。见到陌生人进来，院子的主人瞪大双眼一脸警惕。



“你们干啥？要买货？大件还是小件？小件十五，随便挑，大件贵一点，这都是正宗唐三彩，比别处卖得便宜……拍照？不能拍！谁知道你们拍去干嘛，看看也不行。不行不行，你们要是不买就出去，出去出去！”

一路走访四五家小院，连连遭到冷遇。一位七十多岁的刘大爷告诉我们：“看你们是外地人，有些院子才让你们进，我们本村的人早就不互相串门了，为啥？哎，互相竞争呀。全村的人都在做唐三彩，你家要是出个新造型被我看到，用不了一天我也能生产出来，想要保密太难了。”

刘大爷看上去还有老一代人遗留的朴实，他说，在这个仅有2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里，投资5000多元就能办起一个唐三彩的生产厂家。唐三彩的手艺只能父传子、子传孙，绝对没有人带徒弟。也正是因为如此，南石山村才成为生产唐三彩的专业村，独一无二。“我已经做了三十多年的唐三彩，一个徒弟也没收，不过我的几个儿都跟着我学会了，他们的手艺都不如我，但是过几年也只能指望他们了。现在的年轻人学手艺比起老一辈差了。”刘大爷有些感叹，也有些遗憾。



尚未完工的产品

烧制唐三彩要经过三十多道工序，首先将土研磨24小时，用水冲制成泥，灌进模子制胎，再细细雕琢，放入窑中经过一千多度的高温烧成型，成型泥胎取出涂上彩釉，再烧几个小时，使粘色通过高温烧制自然渗入，一件漂亮的唐三彩才告制完成。刘大爷指着院墙顶上的电动机说：凡是屋顶上有小电机的，肯定都是做唐三彩的，古人烧窑不容易，现在用电升温可快了，一天都能做一窑成品出来，以前村里做马、骆驼和唐代仕

女俑比较多，那些是传统的造型，现在无所谓了，只要你拿得出一张画，都能很快地把它按原型复制出来。

不像其他生产“土特产”的地方，村子里没见到卖唐三彩的店铺，路边也没有摊位，要买货得进入生产的院子里。据说，南石山村仿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因为战乱和“文革”曾



尚未完工的产品

两次中断，然后又复活。改革开放后，到1990年，随着市场开放，在利益的驱动下，唐三彩生产厂家一哄而上，小作坊小企业众多，质量高低不一，销售途径混乱。街头巷尾兜售唐三彩的摊点随处可见，许多农民沿路搭摊设点，沿街叫卖，竞相压价，使原本颇为神秘的唐三彩，沦为“地摊商品”。这个产业快速膨胀，成了一种灾难。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大量小作坊、小工厂倒闭，存活者也多数转向仿古唐三彩。现在南石山村70多家企业中，大多生产仿古工艺。但是，洛阳唐三彩至今不见生产标准，不见产品检测制度，很少有人说得清楚什么样的产品是合格的。

我们走访了好几家，家家都号称生产正宗唐三彩。一家据说做得最大的专业户的经理告诉我们，有些小作坊式的工厂里生产的唐三彩，是用模子铸型，用化学制剂上釉，工艺过于简单，造型也不传统，只能算是“现代工艺”，他这儿是正宗的唐三彩，模型是工人手工捏制而成，采用自然颜料上色，是真正的纯手工制作。他从地上散乱的泥彩人中拿起一个说，真正的唐三彩颜色不是亮丽而是稍显暗淡的。烧制的纹路细密，釉彩不易剥落，烧好的作品放在院子里风吹雨打都不怕。

我仔细查看，果然不错，与前几家的有些不一样，于是提出购买一个。

“两百元。”

“能不能少点？”

经理一副九朝古都一言九鼎的气派：“告诉你们，这东西在外地要卖一千多，我看你们是到厂里来，才卖两百。”

想到这古老技艺现代复活的种种不易，加上这玩意看上去真的诱人，我于是掏出银子。

（当天下午，我在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商品柜里，见到与南石山村一模一样的产品——想必就是该村正在大量生产的货。售货员喊价也是两百，不过她说，如果诚心要还可以少。对了，她还强调说，要买得赶快，因为这种产品已经没有再生产了。）



“两百元一个”！



网上介绍说，南石山村是中国唐三彩产业领域内历史最传统、资源最丰富、人才最集中、工艺最优秀、产品最畅销的唐三彩专业村和唐三彩文化产业基地。我在这个这



暴富的村子里有一种寒凉

么多个“最”的村子里走了一圈下来，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它不是重见大唐绚丽工艺的欣喜，也不是唤起我对瑰宝复活的赞叹，而是一种来自四面八方的威压。这个因仿制古人作品而暴富的村子有一种寒凉：一栋栋别墅似的钢筋水泥院落要嘛大门紧闭，要嘛主人的目光让人发冷；而一家家正规或不正规的作坊式工厂对陌生人的问候大多是：“买多少？不买？出去。”

当天下午，我在洛阳古墓博物馆里看到那匹出土的大唐三彩马，我总觉得它与我看到的现代产品有点不同，它更吸引我，而且仿佛让我生出一种感动。那是什么呢？是我看到那匹马儿身上，隐隐透射出一种悠然神定，坦荡豪气的大唐古韵。

古人的唐三彩，仿制得是否到位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带来一张张真实的钞票。瑰宝复活了，温情丢失了，就算仿制得一模一样，甚至青出于蓝，我们也失去了一种最宝贵的东西。

## 八，洛阳古墓：黄土犹在，“灵肉”无存

邙山，横亘在洛阳城与黄河之间。它西起三门峡，东奔300余里，面对洛阳九朝古都，背靠黄河万顷浊浪。傍晚时分，站立峰顶远望，但见群峦起伏，城郭巍峨，令人心旷神怡。因此，“邙山晚眺”被誉为“洛阳八景”之一。

邙山不仅峰峦起伏，风光绮丽，而且地势高阔，天高土厚，因此成为历代人们向往的入土之地。古代曾有“生在苏杭，死葬北邙”之说。

于是，古人们，尤其是历朝王侯将相达官显贵，纷纷以埋骨邙山为荣。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邙山地区埋葬着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唐等6代帝陵及其陪葬群，至少有24座帝陵分布其间。此外，还汇集了从西汉到明清的墓葬约数十万之多。两千年岁月逝去，邙山古墓林立，形成了“邙



古墓博物馆

山之上无卧牛之地”的墓冢景观，被人称之为“东方金字塔”。

长达1576年的王朝所在地，有多少价值连城的珍贵古墓！然而，19世纪末刮起的盗墓之风，与20世纪中叶兴起的“建设”热潮，把自西汉以来埋葬在地下的大小古墓扫荡得几乎干干净净！

终于，有人意识到再不做点什么，祖宗就被卖光毁光了，邙山就只剩下一坯坯翻掘过的黄土了。于是，10多年前（1987年），邙山上修建起了一个古墓博物馆，人们把残存的从西汉到宋金的25座古墓集中到一起。虽然这25座古墓几乎全是盗墓或毁坏之后“不值钱”的空骨架，但总可以向世人展示：啊，洛阳，你曾有过这么悠久、生动、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那一天，背负着古城8月的炎热，我们走进地下千年的阴凉。

古墓博物馆分为地上和地下两个展区。地下展区设两汉、魏晋、唐宋和综合四座大厅，大厅之间有3米宽的通道相连，搬迁复原的25座墓葬即安置在其两侧。墓葬涵盖了诸如西汉的画像石墓、画像空心砖墓、砖筑多室壁画墓、土圜墓、北宋仿木结构砖室壁画墓、雕砖墓等。

我们顺着通道，在幽幽暗暗的灯光中，穿行于各个时代的墓室前；钻入一个又一个古老的墓室里。

大葬于邙山景陵的北魏宣武皇帝，尸骨早已无存，此刻，他的墓室一任万人进出；发现于1984年的一座东汉墓，主人是谁无从得知（此墓亦遭严重盗掘），唯有墓墙上一幅长达8米的车马出行图记录着1800年前墓主人香车宝马的风光与气派；一座无名无姓的北宋墓，建得尤如人间幽雅温馨的卧室，四周壁画上有启门欲出的美人，屏风前伫立的侍女……



此壁画发现于偃师县杏园村，为东汉晚期，分六部分组成，全长25米，此墓已经被盗，但这幅长达12米宽0.6米的彩绘出行图壁画保存下来。壁画共计绘出9乘安车、70多个人物、50余匹奔马，成为研究东汉绘画艺术、服饰装束和车骑导从制度的珍贵资料



每一个墓都有一个已知或未知的故事，一段荡气或惊心的历史。伫立墓前昏黄的灯光下，想象千年前的战火风烟与生活画卷，倏地生出一种渴望：与古人、也是与我们华夏民族的祖先对话。

然而，说什么呢？他们留下一件件生活用品和艺术作品，告诉我们千年前的社会和生活，但我们告诉他们什么呢？

这25座墓，几乎没有一个是“处女”。

北魏宣武帝陵墓，曾遭遇多次盗掘，最后人们赶来保护“她”时，地宫内仅残存一些陶瓷和石器的残片；一座显赫的曹魏墓，珍贵的随葬品被盗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几片残破得无法复原的陶器片；北魏元倪墓（元倪，太祖皇帝六世孙）被盗得一塌糊涂，但幸运的是石棺没被盗走。据导游讲，北魏时期的石棺，大都有精美的雕刻，能卖好价钱，因此，许多石棺被盗卖了，其中一个就被卖到美国（天，这么沉重的东西都能盗卖！）。元倪的石棺能保留下来是因为它上面什么都没刻。导游说，这也许正是元倪当年高明之处……



宋墓都是仿木结构的砖室墓，多绘有壁画，或砖雕人物花草

在这个千年古都的古墓博物馆走了一回下来，除了难以盗走的墓墙壁画，看不到多少让人抚掌喟叹的随葬品。记载着远古文明的那些古董和文物，早已不见了，不知转手到了世界何处，但知道一定是层层加价变成了钞票。

伫立在古墓前，我们告诉祖先什么？

不得不说的是，上个世纪，是累积数千年的地下墓林被搅得天翻地覆的世纪。1905年修建汴洛铁路通过邙山南麓，工程毁坏了一批古墓，来华的西欧人争相收集出土文物。中国的古墓商人们遂大肆搜索以求暴利。得知古物能卖大钱，邙麓村民蜂涌出动，负锄荷锄满山遍野搜寻祖先地下的文物，热浪滚滚欲火熊熊，以至挖墓的铁铲卖得断档。可以“告慰”祖先的是，1923年，一个专属洛阳的伟大专利——盗墓用的工具“洛阳铲”——隆重诞生了！

该专利的发明者是一个绰号叫“李鸭子”的刨古董专业户。

古墓深藏在厚土下，寻找很困难。但是，洛阳铲（早期叫做“捣窝铲”“钻探铲”）的发明，犹如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极大地提高了探墓的“生产力”。因为该铲钻下去，可以带出层层泥土，土质有死土，浮土、铺腾土、淤土、澄土、油土等等，寻墓人根据钻铲带出的土色，可以一眼判断地下有无古墓财源。

躲藏在地下的祖先亡灵们，无处可藏了，前赴后继的盗墓大军日夜战斗在宝地邙山和古城洛阳……

时间到了20世纪五十年代，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1953年，社会主义中国第一个



古人放置墓中的“守门武士”

社会主义工业化战车气势浩荡一日千里地碾过这块浸润着华夏祖先血脉和灵肉的古老土地！

红旗飘飘，机声隆隆，凯歌高奏，捷报频传。

只是，地下，彻底死亡了，钢筋水泥的地基永远切断了那一脉悠长古韵。

注视着古人放置墓中的“镇墓兽”和“守门武士”，心想，你那凶恶的形象和圆瞪的怒目能镇住什么？你能保墓的平安？没把你卖掉或碾碎而让你站立玻窗就是你最大的荣幸了。

走过勉强拼凑而成的25座墓葬，眼前仿佛一副恐龙骨架，虽然巨大，但无灵肉。

步出博物馆，头上红日炎炎，脚底寒凉阵阵……



古人放置墓中的“镇墓兽”

## 九，洛阳匾额，一块残破的传统文明

匾额，曾是中华古老文明中的一朵奇葩，它既是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表述和弘扬，也是绝妙的书法艺术和精致的雕刻手工，它们曾那么郑重而炫耀地高悬于门庭之上。

“新时代”到来了，那个外来的马列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登堂入室并横扫一切。这朵奇葩枯萎了，传承千年的文明被打落在地，粉身碎骨。它们或被弃于墙角荒野、或用作猪圈踏板、或劈成干柴，或不知所终，待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铺天盖地一路烧来，这被叫做“封建遗物”的东西，灰飞烟灭，几乎在中华大地上绝迹了！

洛阳毕竟是九朝古都，文物众多，一场场焚火之后，竟然还有几个“漏网之鱼”，虽然残破不堪色彩全失，但总算尸骨还在，当“气候”变了，可以又谈谈祖宗和祖宗创造的文明时，洛阳民俗博物馆便把这最后几块要死不活的匾额打捞出来，让我们看到了



一点那传延千年的古老文明。

在潞泽会馆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匾额博物馆，馆虽小，但里面收集的一块块残破匾额却让我久久伫立，细细品读。

“寿并灵椿”匾，想必是哪个大户人家用来祝寿的；“杏林遗风”可能是称颂医术高明；“持家作范”一定是赞扬妻子贤惠助夫；“刚正廉明”、“德望桑梓”、“诰授武德骑尉”等是达官贵人们的炫耀资本吧。想那时鞭炮齐放，锣鼓开道，报喜的匾额先行。中举的书生、升迁的官员，骑骏马、披红绸，举目仰望府邸门庭上高悬的彩匾，听街坊四邻的恭祝，心中想必喜不自禁。“四德长备”、“从容就义”、“德媲孟光”、“丸训筠操”等大约是女子们付出一生心血甚至生命代价换来的“嘉奖”。“慈”、“贞”、“孝”、“贤”之类的匾额，则传递着中华古老的道德美赞。



我在一块“勤俭慈惠”的匾额前停下来，这块匾额是所有展品中“模样”最好的，不仅字迹清楚，色彩略存，而且四周还残留一些木雕花纹。下面文字解说：该匾上款为“大闾范贾母闫孺人淑德”，“孺人”是对妇女的一种尊称，淑德是美好善良的德行。此匾是亲友送给闫老太太的，称赞她生活勤俭节约、行为仁慈。解说还说，此匾匾文为阴刻，上、下款为阳刻，字金色，四周有纹饰边框，上边正中为一团寿，四角及正下方各刻一只蝙蝠，寓意“五福捧寿”。

此外，还有“水饮上池”、“华封三祝”、“熊课鹤年”、“鸿轩凤举”、“青囊春暖”、“徽绍韩郑”等等我不明就里的匾额。



看着一块块曾风光无限的匾额，却大多不懂上面文字所蕴含的典故，甚至有的字都不认识。在十年“文革”中长大的我，除背诵了一肚子毛主席语录和填装了满脑子“阶级斗争觉悟”之外，从小没有接受过一天

传统文化的教育。等我终于可以并有极大兴趣来拥抱中华传统文化时，已经年近半百。

我们哪儿只是毁灭了千年古迹珍贵文物，有人还斩断了中华几千年的根，斩断了我们同祖先的联系，斩断了中华民族曾有的美好品德，让神州大地浸淫在外来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血色中。

我在这小小的博物馆里久久流连，在一块块残破的匾额前默默伫立，那模糊的雕刻和不解的文字让我隐隐触摸到被打断的文明又痛感到我们所失去的精华。

## 十，龙门石窟，十室九残的宝库

一千五百年前，洛阳城南，伊水河岸，响起了一片斧凿声。那群来自雁门关外偏远塞北的鲜卑人，开始把他们虔诚的信仰，敲打在伊河两岸。

四百余年朝风暮雨，一锤锤叮当敲打，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坚硬的石壁上，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艺术宝库——龙门石窟

到了洛阳，必定要去“朝拜”的“圣地”，自然是那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龙门石窟，它同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岗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

一大早，兴冲冲直奔洛阳城南十三公里处的宝库。到伊水河边，下车举目望去，但见两山对峙，伊河从中穿流。



石窖外的伊水河

这两山便是香山和龙门山，古代把这儿称作“伊阙”，因为远望犹如一座天然的门阙。据传，隋炀帝曾登上洛阳北面的邙山，远远望见了洛阳南面的伊阙，就对侍从们说，这不是真龙天子的门户吗？古人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中国帝王身边从来不缺马屁精，一位大臣媚声地说：“古人并非不知，只是在等陛下您呢。”隋炀帝听后龙颜大悦，就在洛阳建起了隋朝的东都城，把皇宫的正门正对伊阙，从此，“伊阙”便被称为“龙门”了。

售票处前，有一大黑石《龙门石窟介绍》，上面说，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之际（公元493年），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和北宋诸朝，营造时间长达400余年。东西两山现存窟龕2300多个，造像近11万尊，佛塔近80座，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

介绍还说，在龙门的所有洞窟中，北魏洞窟约占30%，唐代占60%，其他朝代仅占10%左右。北魏的代表洞窟有古阳洞、宾阳中洞……唐代的有奉先寺、潜溪寺……





奉先寺的石像

如此精品，世界瑰宝，怎不诱人直奔售票处！

一百元的门票让人有些心痛，但宝库就在眼前，况且它的名气，超过洛阳所有古迹，因此，掏出银子，昂然入门。

沿着伊河前行，石壁上开凿的石洞密如蜂巢，从外面望去，便心生崇敬，想祖先们一代又一代，一锤一斧，叮叮当当数百年，才在这儿留下绝世之作——一个集历史、文化、宗教、艺术为一体的宝库。

北魏留下的宾阳洞有三个，导游说宾阳洞营造时间长达24年，是北魏宣武帝为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祈求冥福而修建的，它是龙门石窟中继古阳洞后开凿的第二大窟。三洞中最有名的是中洞，里面的浮雕《帝后礼佛图》是中国古代浮雕的珍品，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的出行行列。与云岗石窟的浮雕相比，《帝后礼佛图》已经开始摆脱古印度的犍陀罗风格，而加强了本土的艺术语言色彩。

可惜这个珍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被盗凿而去。其中《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收藏于美国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后来我在纽约见到这个珍品，但是，我怀疑那是否真是原件，因为，那么硬的石头可以从石壁上凿下来不被损坏吗？）

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雕刻最大、艺术最精、气势最磅礴、最具有代表性的洞窟。其布局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奉先即奉供祖先之意。居中主佛梵名叫“卢舍那”。按佛教说法，佛有三身：一是应身佛——释迦牟尼佛，即佛为“超度众生”而显现之身，指释迦牟尼的生身；二是报身佛——卢舍那佛，表示证得了真理，显示了智慧的佛身，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三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即如来），佛以法为身，故称法身，象征世间宇宙的一切法皆由此出。

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9米。卢舍那造型饱满，面容丰腴，嘴角隐隐含着微笑，双目安详又仿佛深邃有力，能洞穿人的内心。卢舍那居高临下，以安详和智慧的目光俯视芸芸众生。据说，你若在像前



收藏于美国纽约市艺术博物馆的  
《北魏孝文帝礼佛图》

跪拜，抬头向上仰视时，目光恰好可以同佛像的目光交汇，可引起感情上的震颤，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我试了一下，果然目光交汇，而且，佛像也的确有女性的“色彩”。

据传，将卢舍那大佛塑造成含有中年妇女的形象，是武则天的别出心裁，塑造奉天寺时，武则天捐了（还是拨款？）两万银钱。我想，人家给了钱，而且还是圣上，雕塑时当然得手下有情。所以，现在看得见的是：奉先寺的整个布局，觉得像是皇帝在宣召文武百官的场面。武则天与卢舍那化为一体，光芒普照。

不管怎样，奉天寺真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

（四个月後，我到大同云岗石窟，观赏一番，感到北魏和唐代的造像反映出不同的时代风格。云岗石窟失去了北魏造像的那种大气、质朴、粗犷、雄健，生活气息逐渐变浓，趋向活泼、清秀、温和。）



卢舍那大佛



我十室九空，一个个空洞洞的“眼睛”  
注视着这个“无神”的世界

石窟的体无完肤，除了历史和自然风化等原因外，最大的浩劫是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疯狂盗凿。千年石窟，伊水两岸，又响起斧锤叮叮当当的敲打，这次不是敬虔的塑造，而是疯狂的偷盗。或割、或凿、或铲、或挖，浮雕也好，佛头更佳，就连石窟前的众多石狮子，也几乎被一网打尽。甚至，还有大量精美石刻，盗凿不成，竟被偷盗者破坏。而且，国内国外相互勾结，盗走了一大批珍贵雕刻。

在龙门石窟一步步走下来，感触最深的，不是光芒普照的卢舍那，也不是久享盛誉的《龙门二十品》，而是那二千多窟龕“十室九空”或者说“十室九残”。崖壁上密如蜂巢的石窟大多体无完肤，里面不是空空荡荡佛像不见就是缺头断臂神采全无。被打残凿烂的雕像和窟壁在一公里长的宝库里比比皆是，连至高无上光芒普照的卢舍那的双手都被打掉了。一步步走过去，一眼眼看下来，那大大小小的空洞，仿佛一只只茫然无神的眼睛，木然注视着来来往往的游客。





我洞悉三界，然而“摸不着头脑”



我至高无尚，然而“束手无策”



我普救众生，然而“自身难保”



我大肚能容，然而“肝肠寸断”

我想，一千五百多年来，皇亲贵族、庶民百姓在此顶礼膜拜，香烟袅袅，鱼木声声，或敬天拜神，或求佛保佑。可是，在人狂热的贪欲前，什么神佛也难以自保，再坚硬的佛像也得头断筋裂。如今伤痕累累、十室九空的宝库，还能接受万民虔诚的跪拜吗？或者说，现在还会有万民来虔诚地跪拜？

不过，这并不影响开发它的“现代价值”——猛收游客的门票钱。

说到它还能“猛收游客的门票钱”，全靠它在被彻底毁灭的最后一刻，侥幸逃过了红卫兵的刀斧和焚火。

## 十一，1966年，龙门石窟

1966年8月，发自北京的“破四旧”狂潮，山呼海啸般涌向了这座千年古城。这是

中华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场毁灭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劫难！

洛阳，又一次在劫难逃，无数文物古迹艺术珍品香消玉殒灰飞烟灭。龙门石窟，面临着它彻底覆灭整体玉碎的生死关头，但是，它奇迹般地死里逃生。

2014年4月20日，凯迪社区的“猫眼看人”专栏发表了一篇文章：《龙门石窟在“文革”期间为什么没有遭到破坏？》，该文详细记录了龙门石窟在文革中面临被彻底毁灭时惊心动魄的一幕，我摘录如下：

洛阳市第八中学和第十四中学的大批红卫兵，以“破四旧”的名义，闯入龙门石窟，准备采取“革命行动”。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跑遍整个石窟，用粉笔在许多佛像上写了“砸”字，准备采取大规模的砸毁行动；并且在保存经书的宾阳洞前库房的门口，写上了“烧”字；然后强行要走了库房钥匙，返回学校去取砸烧工具。

洛阳市文化遗产损毁历史上，最惊世骇俗的一幕，眼看就要发生了。

面对这些响应党的号召、以最革命的名义来造反的热血沸腾的中学生，龙门石窟保管所的同志们却不敢进行制止，只得用电话向市文化局、洛阳市委报告。当时洛阳市政府机关在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冲击下，已经陷于瘫痪状态，洛阳市委又无权调动军队，万般无奈之中，市委书记吕英急中生智，决定采取“以红制红”的方法，联系洛阳市的最高学府——洛阳农机学院（即现在的河南科技大学）的红卫兵出面制止。事后证明，这在当时是非常聪明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8月27日上午8时许，洛阳农机学院接到洛阳市委办公室的电话，传达了市委书记吕英要求学院师生出面保卫龙门石窟和白马寺的紧急通知。当时学校党委和学校行政管理部门都已经被运动冲击而瘫痪，因此，这一场保卫洛阳龙门石窟的重大行动，完全是由学生们组织、完成的。他们作出了惊人地迅速的反应。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冠中（该校1961级学生，毕业后曾任河南浚县国营农场党委书记）与副主席李治林（学生，毕业后曾任洛阳工学院处长）、秘书陈玺等人迅速交换了意见。他们没有片



奉先寺的石像

刻犹豫，决定立即采取行动。他们打开学校广播，向全校师生员工紧急通报。大喇叭的广播声，迅速传遍学院的每一个角落。

这时，师生员工刚吃完早饭，听到这震撼人心的广播，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几个月来，他们也都响应号召，投入运动，也曾经到洛阳市老城“破四旧”，抄了一些“反动资本家”的家，砸毁了不少旧牌匾，和许多中学红卫兵一起，在街头焚毁了新华书店



里的大批书籍。学生们都兴高采烈，以为扫荡了污泥浊水，从此亲手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许多人还没有从兴奋劲儿里缓过神来。但在这时，他们突然听到广播，得知著名的龙门石窟和白马寺即将毁于一旦。他们昂扬狂热的革命劲头，立即在这震撼人心的广播声中，在市委书记充满殷切期望而又无比焦灼的话语里，转化为成熟冷静的负责任的思考。他们深感责任重大，终于从狂热的旋涡里站立起来，表现出保卫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自觉性。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学院的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在以学生和冠中等为首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下，立即动员起来。学校当时的全部交通工具，几辆大卡车和大轿车，全部发动。数百人紧急集合，一片大战将临的紧张气氛。



1966年8月27日，上午9点整，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这个时刻。据当事人回忆，这是一个阴霾满天、铅云密布的早晨。满载大学生的车队，狂飙般疾驶过著名的洛阳“拖拉机城”，驶过传单遍地、口号震天、正在进行“革命”的、动乱中的洛阳市区；驶上烟尘滚滚的洛龙公路。他们分成两路，一路赶赴30公里外洛阳市南郊的龙门石窟，其中两辆车直接去关林洛阳市第八中学，堵住八中校门，禁止八中学生出校。另一路乘两辆大卡车，沿着中州路，穿过灰烬遍地、伤痕累累的洛阳老城，赶往30公里外洛阳市东郊的白马寺。上午10时许，大卡车穿过龙门街，抵达龙门石窟的北口。上百名大学生纷纷跳下车来，潮水般涌入石窟。他们首先排成人墙，封锁了石窟南北两头的路口（当时龙门石窟没有大门，景区是一条自由通行的道路），严禁任何人进入。然后搜索整个龙门石窟，将仍然在石窟里活动的少数中学生清理出去。当时的形势，非常危急，洛阳八中的红卫兵已经回校寻取砸烧工具。如果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晚到一步，或者洛阳八中的红卫兵早上直接带来了工具，曾经光耀千载的龙门石窟，就很可能已经被毁灭了。

（大学的红卫兵赶到八中，与中学的红卫兵展开了一场“保”与“砸”、“存”与“毁”的“生死攸关”谈判。）

由这些年轻的半大孩子们，来决定中国古老艺术宝库的生死，这是一段多么奇特怪异的历史啊。

中学的红卫兵们，拥有“最革命、最时髦的真理”，他们手里拿着新出的报纸，念着上面充满煽动性的话语，一个个理直气壮，声称“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封建余毒”，那些佛像“都是地主阶级、封建王朝、反动势力的象征”；他们坚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要“革那些封建的残渣余孽的命”，“造那些封建迷信的反”。

大学生们此时没有多少理论，但是在朦朦胧胧的潜意识里，却拥有保卫祖国文化遗产的坚定意志，拥有大学生对中学生潜在的心理优势。这是一场奇怪的理论“优劣”“悬殊”的辩论，也是一场性格、意志、资格的较量。

到下午四点，洛阳八中的红卫兵们终于回心转意，表示服从大学生们的意见，谈判胜利结束。大学生们要回了藏经的宾阳洞库房的钥匙，他们一个个筋疲力尽，带着沙哑的喉咙，离开洛阳八中，回到了龙门石窟。他们谁也没有去想，自己刚刚完成了一件多么艰难、重要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2005年9月在龙门石窟采访

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宝库，在它面临彻底玉碎的最后一刻死里逃生！几十年后，我读到这篇文章，心潮起伏，庆幸之余，默默在心里向当年洛阳农机学院的那些大学生们、向那位洛阳市委书记吕英表示深深的敬意！

大学生们分布在石窟的各个角落守护，在宾阳洞前的学生就有四、五十人。没有床铺和被褥，他们就在地上铺上稻草，和衣而眠。从8月27日起，他们克服食宿困难，轮流在龙门石窟驻守了整整一个星期，直到“破四旧”的风潮彻底平息，洛阳农机学院的学生才撤回学校。

## 十二，洛阳白马寺，二千年一遇的焚火

在洛阳采访的几天里，我错失了这座中华第一寺庙，不过，我没有“错失”对它的了解。

白马寺北依邙山，南临洛河，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公元68年），白马寺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白马寺自建立后，便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传播中心，佛门圣地在中原大地遍地开花，香火绵延二千年。

白马寺创造了中国佛教史上多项“之最”。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古刹；最早来中国的印度高僧禅居于白马寺；最早传入中国的梵文佛经《贝叶经》收藏于白马寺；中国第一本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在白马寺译出；中国第一本汉文戒律《僧祇戒心》始译于白马寺；中国第一个汉人和尚朱士行受戒于白马寺；白马寺的齐云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舍利塔；白马寺的清凉台是中国最早的译经道场。



在近二千年的历史中，历代帝王之贤者都曾下令对白马寺进行修缮，文人献上墨宝，书法家篆刻碑文，留下璀璨的文化瑰宝。白马寺内曾存有大量千年稀世珍宝，到民国时期，寺内大量珍品依旧保存完好，如辽代泥塑、元代夹纆干漆造像，三世佛、二天将、十八罗汉等。

近二千年过去了，白马寺经历了无数风雨，虽然也曾头破血流，但没有伤筋动骨。

公元1949年到来了，一个外来的“幽灵”统治了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

一切宗教活动均停止，白马寺香火沉寂。

公元1966年到来了，挺立了两千年的中华第一古刹遇到了它的灭顶之灾！

那一年的8月27日早上，庙门外传来嘈杂声和急促的脚步声。白马寺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带着数百人，操着锄头、铁锹、钉耙、棍棒，气势汹汹闯入寺庙，声称要遵照上级指示“破四旧”。等住持闻讯赶来，天王殿的四大金刚已被打翻推倒。

霎那间，包括有千年历史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稀世珍宝玉马在内的所有佛像、经卷、文物都被毁灭。二千年前印度高僧带来的镇寺之宝——《贝叶经》同样被付之一炬。连寺庙也险些被烧毁。

前文提到的那篇文章说，当时洛阳农机学院学生兵分两路，一路赶赴龙门石窟抢救，另一路赶往白马寺阻止打砸。前一路及时赶到，挽狂澜于既倒，保下了石窟。不幸的是，赶往白马寺的这一路晚了一步，当他们赶到时，白马寺已经尸横遍野！



该文写道：“另一路赶往白马寺的洛阳农机学院学生（根据当事人、洛阳农机学院1965级学生、河南科技大学教授赵喜荣回忆，两辆卡车，有共计七八十位大学生，其中十几位女生），却晚了一步。据赵喜荣回忆，他们赶到时，寺院门口的台阶前，被焚毁的经书残灰、残卷有一米多高，直径五、六米；余烟袅袅，未燃尽的许多经书还在冒着暗红色火光。门口蹲着四个哭泣的僧人。寺院里，到处是被砸毁的佛像，稀稀落落的僧人们，呆若木鸡。面对着一堆堆残灰余烬，一座座断首折臂、不堪入目的缺损佛像和惊心丧胆的僧人，在痛心疾首之余，十几位女同学掉下了眼泪……根据《洛阳市志·文物志》、《洛阳市志·白马寺志》中的记载，白马寺村村民共计焚毁白马寺藏经55884卷，砸毁元、明、清历代佛像91尊，包括来自印度的一尊白玉佛，连30余片缅甸赠送的珍贵的贝叶经也未能幸免，被投入大火，化成灰烬。”

这一天，白马寺只有“晨钟”没有“暮鼓”，这一天，白马寺永远失去了它保存了两千年和一千多年的稀世珍宝。

## 结束语

告别洛阳，向西而行。

修缮一新的涵谷关、被水库  
毁灭的古老潼关……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  
河表里潼关路。”

伫立荒原残址黄河岸边，极  
目河山辽阔。

黄河从西边天际奔涌而来，  
九曲回肠。

看不见裂岸惊涛澎湃激流，  
苍烟夕照里，一片沉寂寥廓。

然而，分明看到，天地间有眩目的光焰在奔突、回旋、升腾、燃烧。

一种庄严神圣而又悲壮的情感在恢宏而无声的光焰里油然而生。

那一刻，中华大地辽阔壮丽的江山，华夏民族厚重深沉的文明，都集中浓缩在眼前蜿蜒的河流和殷红的土地上。

春秋五霸的更迭，战国群雄的逐鹿，汉唐大业的兴衰……黄河两岸，城头旌旗翻卷！

周公、老子、孔子；

帝王、领袖、救星。

仁义与奸佞、忠恕与残暴、礼仪与骄狂，温良与斗争，交错喧嚣，重叠累积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黄河，静静地奔流，以她的博大和厚重，接受、承受、见证了一个古老民族的荣辱兴衰。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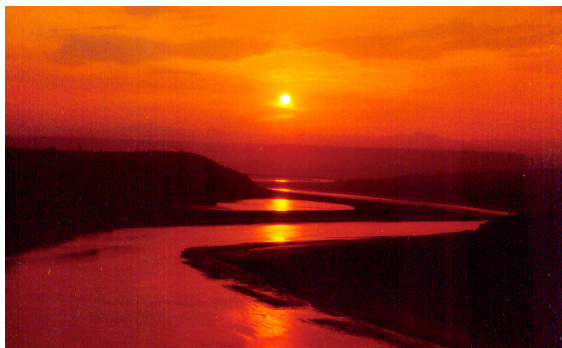
我们如何面对黄河？

据说，那位一生说过无数豪迈壮语和欺世谎言，一锤把中华五千年文明砸得稀烂的“英明领袖”，惟独在面对黄河时默默无语。

苍天在上，大道不灭！黄河无语，会记得华夏民族的代代英烈和千古罪人！



涵谷关



黄河夕照